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三十三編

地獄石
冊上



商務印書館印行

813.7
661
13(30)



3 0527 1552 5

地獄礁上冊

發端(一)

西洋有一種不法的職業。叫做祕密輸入。如偷漏關稅。暗將外國品運入。因爲要捕捉這種人。凡海岸可以停船之處。都派着檢查官在那裏暗暗監察。某年夏末。法國沿地中海有個叫做德刺白的狹港。港頭有兩個檢查官立着。這一日天氣晴和。暑氣也很甚。二人在臨海的崖上。隱身樹陰之中。遠望海面。見水天不分之際。現出一粒黑豆似的東西。取出望遠鏡細看。並非黑豆。乃是小舟。過了一時間。小舟漸次近岸。不用望遠鏡也可以明瞭。小舟的形狀頗怪。既非法國形。又非英國形。檢查官的眼中。也斷不出是那裏的船。其中乘着一個漢子。臉上被日光晒得很黑。辨不出是那一國人。又不是天生的黑奴。此人在離

岸數丈處。停櫓向崖下瞧瞧。見四下無人。他再將櫓用力一搖。即靠近岸旁。又四面一瞧。急急走上崖去。似乎很怕人。瞧見他。他又頗熟識附近路徑。崖的半腹。有一道清泉。此人蹲着。把嘴湊在泉上痛飲。大約喝了一分鐘光景。他方始滿足。總算渴得利害了。此刻抬起頭來。環視四周。然後再喝。喝了又看。如此約三四次。喝完之後。掬水洗他的身體。自腰以上。一齊洗畢。臉上方始精神充足。正打算回到船上去。檢查官此時便跳將出來。此人一見。即忙逃走。二人趕上去就捕獲。檢查他的身體。只見額上有新的傷痕。他的衣服。只有一條舊袴。乃粗的帆布所做。自腰以上。不穿衣服。再檢查檢查他船中有無怪異。那知除一柄櫓之外。並無別物。無檣。無帆。無舵。無食物。無水槽。船上連號頭也沒有。檢查的印也沒有。問他姓名身分。他一言不發。雖把他捕住。他到底無犯罪證據。又不能罰他。然而也不能就此釋放。帶他到最近的警察署去。他又沒有逃走的

樣子。此人一到警察署。便啓口操着法國話。說肚中飢餓。此外竟不道隻字。警察署中便把罪人的食料給他吃。他吃得乾乾淨淨。却很飢餓。等他吃完。署長又連連問他。他總不答一語。如啞子一般。無法可施。只得當做無籍無業之人看待。（西洋無籍無業之人有罪）即送於預審判事。判事也用盡心思。種種試問。毫無效力。他竟不答是何等樣人。從何處來。他非啞子。不過自己不肯說。其中必有緣故。全身只穿一條破袴。乘着無號數之船。在海上漂流。若非痴人。一定有一種說不出的事情在內。他的事情。不外乎犯罪。不外乎惡事。不是惡事。何用閉口不言。想雖如此想。判事竟沒有使他招供之法。崖上半腹之泉水。海上本來瞧不見的。他能尋得到泉水所在。可見此人已到過這裏。多數人之中。必有認識他的人。旅館的主人是不必說。這小小市上的人。盡行喚過來。給他們觀看。竟無人認得他。檢查他的身體。不過皮色稍黑。並無特異之處。鼻不高

不低。口不闊不狹。目不大不小。毛髮尋常。牙齒尋常。身材尋常。姿勢尋常。不像上等社會之人。又不像下等人物。要斷定他是中流社會的人。却又很難。無論什麼人。總說不出他是何等樣人。再也沒有此人那麼奇怪。再也沒有此人那麼尋常了。他既如此不可思議。判事好奇心大發。以爲非查得此人的真相不可。然而此乃判事之誤。普通的歹人。却容易看破他的真相。此人比判事知識更高。比判事決心更強。并且他又噤口不言。憑你用普通的威嚇欺騙。仍舊絲毫不吐實情。這到底是什麼人。爲何不開口呢。讀者試推測之。

發端（二）

說謊無論怎樣巧。總容易看破。不說話無論怎樣不巧。總不容易看破。這捕獲的怪人。實在不容易看破他的真相。判事變換種種方法。總無回答。後來一想。不如十分的優待他。使他感我的恩。或者肯招認出來。於是又將方法一變。一

向當他嫌疑犯看待。從此如客人一般的待他。從裁判所帶他到家裏去。替他安排一間清靜房屋。使他很安樂的度日。再用兩個年輕侍女服侍他。恐怕人家對待有病的父母。也不過如此。他住了二星期。判事的親切。到底有些感動。他竟肯敞口說話了。有一天。判事從署中回去。就有一個婢女趕來。說道。那客人說有話要和你講咧。判事大喜。暗想他雖打定主意。到底感激我的恩。自願招認了。即忙趕到他室中。他先請判事上坐。靜靜的說道。閣下的大恩。實在感謝之至。但是這樣在此叨閣下之光。你我都無益處。從今日起。不敢再在此叨擾。我一身可罰之罪很多。望明日帶往法庭定罪罷。判事一聽。覺得很意外。即道。那麼你肯說出你的來歷來麼。他道。沒有什麼可說。即使不說。不明白我的籍貫職業。儘可以問罪咧。判事道。你當真沒有籍貫職業麼。他道。有沒有。忘掉了。判事道。那裏可以說忘掉了。就算了事。你到底叫什麼。他道。忘了。判事道。姓

名決不會忘掉。大約你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在內。他道。忘了。判事道。你明明曉得。口中說忘了。忘了。如此於你很無益。我因爲你注意極堅。在裁判所只管不招。所以拋去判事職務。用友情來問你。你若肯直說出來。我也是個堂堂男子。自然一定保護你。若是萬萬不可告人的話。我聽了之後。定可以替你設法。並不是一定有罪的。你若當我判事。自然不能說。只消當我朋友看待。似乎無須隱瞞。快些說罷。此人道。你雖說是朋友。我決不當你朋友。真的朋友。萬萬不會如此尋根究底的詢問。一定放我逃去了。但是我不當你朋友。所以也不逃去。你把判事的資格來討論。有罪可以處罰。無罪可以釋放。這就是你的職務。我只有勸你盡你的職務。沒有第二句話。他如此爽爽快快的。一說。判事曉得白白勞力。毫無用處。不料他主意竟如此堅固。判事道。我也不必你勸。我若用判事的資格詢問。你可直說麼。他道。心裏記得的事。自然可以直說。我是連

姓名也忘掉。以前身在何處。做些何事。一齊不記得。忘掉的事你要說。我除了撒謊外。別無他法。判事聽了他這大膽的回答。曉得我的手段失敗。不免有些生氣。只得退將出去。翌日。判事要看破他真相之心更切。苟我職權所及。費用不缺乏。便再籌畫各種方法。第一從巴黎以外的警署中。雇幾名偵探來。託他們檢查此人。從前逃走的罪人中。有沒有與此人相像的人。大家都說沒有。其次將此人的照片。送往意大利西班牙等各處的監牢及全國的漁村與船主等。詢問曾否認識此人。有無那樣怪形小舟失去。那知四面的回音。都不認得他。真是自有裁判所以來第一怪事。判事也用盡心思。無可想法。只得定他無籍無業之罪。這一件怪事。法國各報館都派特派員來聽審。好奇之人。也不遠千里而來。裁判之日。旁聽席上擁擠不堪。大家以爲此次裁判。必定大有趣味。那知自始至終。判事一句一句的詢問。被告只答忘了忘了。別無他語。不承認。

不反駁。判事只好參照處罰無籍無業之法律。用最重的辦法。禁錮一年零一日。被告既無姓名可稽。宣告文上只得寫被告無名氏。這也是法國裁判界上空前絕後之事。旁聽者裏頭。也有從巴黎遠道來的。其中有個袁伯爵。乃年輕貴族。旁聽之後。很引起他的好奇心。頗欲曉得此人來歷。他就存銀五百法郎（合中國一百圓）於裁判所。說等被告出獄。就贈給他使用。如此過了一年零一日。被告無事出獄。他拏了袁伯爵的銀錢。也不寫一封信道謝一聲。就此去了。他往何處。做何事。竟無人知道。這到底是什麼人。含有何等樣的祕密呢。他的半生令人傷心憤怒之奇妙經歷。要讀完此書。纔能曉得。

第一章 以下乃書中主人翁口氣

諸君。世界上再也沒有我那般不幸我那般悲慘的人了。最鍾愛的寧兒怎樣了。最親密的琳姑在那裏。我一想到此事。淚珠不由的滾滾下來。提起筆來也

是眼淚。開出口來也是眼淚。我姑且和淚述我的歷史。英國倫敦泰晤士河河梢。有一極小漁村。我父母乃是村中的漁家。我六歲時。父母相繼去世。我便成孤兒。我隣家有個叫做鐵翁的。就領我去。當我兒子撫養着。我也把鐵翁當做親父一般。稱他爲父親。鐵翁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後來打算把一個女兒配我做夫婦。我接續他家後嗣。河梢的鐵翁。英國無人不知。乃一個有名的潛水夫。專門拾取沈入水底的船隻上之財貨。鐵翁要我學習機械及造船學。在我十一歲時。即送我往法國。我就入巴黎的學校。那時法國人深惡英人。我一點也不知法語。所以起初的二年間。很受同學們玩弄。我孤獨無偶。每日憶念着故鄉。幸虧有一人很與我要好。此人也是同學。無論用功閑遊。他總不離我一步。到處的幫助我。我能夠成一個校中優等生。大半是此人的力量。此人真是我的大恩人。我在法國修業六年。到十九歲的冬初。回到故鄉。見過父親。（即

鐵翁）又見兩位姑娘，都長得很美麗。見了我含羞不語。我近他身旁，也覺得如醉如癡。諸君，這時候是我初知愛情之時。他們二人，姊姊比我大一歲，名喚梅姑。妹妹比我小二歲，名喚琳姑。我愛的是琳姑，愛我的也是琳姑。我待梅姑如同胞姊姊。我待琳姑，比同胞妹妹更親密。我留學法國六年，法語很熟。不過其他學問還不甚上達。故更入倫敦機械學校，修業三年。又遇一個很要好的同學。此人叫做岱五。岱五不是英國人，是外國的人。我在法國被衆學生玩弄。他在英國學校，也是如此。我見此情形，頓時替他可憐，常常去幫助他。他也當我親兄弟看待。他也與我一樣，無父無母，只靠一個叔父撫養着。我見二人境遇相同，更覺親熱。然而岱五到底沒有我那法國的一位同學那麼親切。諸君，我得着兩個同學。此二人與我一生大有關係。第三年考試，我與岱五一同卒業。岱五隨我歸故鄉河梢。說也奇怪，不多幾天，岱五就與梅姑相親相愛了。他

二人的愛情。也不亞於我與琳姑。父親本來人很爽快。見岱五與梅姑相愛。也不打聽岱五的底細。卽與兩對男女。配成夫婦。梅姑容貌雖佳。沒有他妹妹那麼聰明。他心裏時常容易愁悶不樂。我夫婦二人。常常替他擔心。希望他不要有什麼不快的事。此後我常隨父親練習潛水。不到一年。可以深潛海底。工夫與父親差不多了。岱五不愛潛水。不過擔任些潛水機械的事。所以潛水一道。他一點也不會。又隔了二年。倫敦的海上保險公司。有快信來喚父親去。說是要託他撈取水底之物。父親去後。第三日欣欣然回來。不過臉上却帶幾分憂慮的樣子。晚飯後。喚我們兩對夫婦到面前。正色說道。從前我什麼事都沒有向你們商量過。此次事情很大。我一人不能決斷。須與你們商量。有一艘英國商船。叫做諾爾孟號。沉在法國地中海。此船從印度載着五十萬圓的金幣來的。一得此船。便可得五十萬圓。粗大略雖曉得所在。確實的場所。還無人知道。

要得此船。尙須細細尋覓。尋得到自然立刻得此巨款。萬一尋不到。至少也要費去七八萬圓。不是公司中的損失麼。於是打算把這沉沒的船賣給我。他們得了些錢。儘我去發財。尋得之後。五十萬一齊覓到了。提十萬圓歸公司。其餘四十萬。一齊歸我。不是很好的一頭買賣麼。弄得好。空手得四十萬圓。弄得不。好。白白勞力。還要花費些費用。這費用也不小。傾我家產。還不見得夠。你們以爲怎樣。還是情願拋擲這費用買那船呢。還是謝絕他。你們儘管各人表示意見。他說罷。對我們看着。要催我們回答。

第二章

尋得到沉沒之船。完全可得四十萬圓。尋不到時。傾家蕩產。得四十萬雖喜。破產未免可怕。我只管想着。頗難斷定。岱五說。這種機會一錯過。還有什麼發財之機會。他又再三勸父親。父親便聽他的主張。向我說道。洛伯（我之名）你是

思慮過分的人。所以不敢說定。其實船稿是沉沒的。那有尋不到之理。你別担
心。只管幫助我做去便了。我聽父親如此說。心裏總覺得不安。又曉得父親的
性質。一打定主意。決計要做的。阻擋他也無用。只得答應。於是父親與岱五先
往倫敦。與海上保險公司訂立合同。並且向諾爾孟號逃回來的水夫。詢問種
種情狀。再買了些潛水機械回來。從此無日無夜的預備。到第七天。萬事完備。
在村上雇了不知生死的漁夫三十人。充當潛水夫。再帶了我們家眷。向地中
海邊出發。船沉在某岬的海面。就在近岬覓一所舊屋。作爲安息之所。然後下
手尋覓。父親與我擔任潛入海底。岱五與一個水夫長龔二。管理機械。那時節
恰巧海上很平靜。第二天。即得船之所在。到第十天。已取出金幣一萬圓。此時
我等的喜歡。竟非脣舌筆墨所可形容。只好讀者推想了。父親以爲金錢存放
破屋中。非常危險。每滿五萬圓。就雇了近村之馬。將金錢去存放在馬兒塞銀

行。世上暴富的人雖多。總沒有我們那麼快。到這一年秋初。已拾得三十五萬圓。馬兒塞銀行。實很驚異。但是海底還有十五萬。到秋盡時一定可以取完。不知何故。岱五有些不高興做事了。每日不到海上。不知那裏去的。做些何事。竟無從知道。朝晨八時出門。晚間六七時很疲倦的回來。我覺得奇怪。問問他。他笑而不答。我以為他向梅姑總說明白的。我再詢問梅姑。那知梅姑這人非常粗心。丈夫的舉動。並不在意。我去問他。他如小兒一般。只言不知。絲毫不覺他行動奇怪。然而岱五除外。並無別種可疑的事。所以我也不是很深疑。如此秋天過了一半。又拾得五萬圓。父親命我與岱五將此銀存入銀行。我二人就雇了馬。負背着金錢。向馬兒塞去。存好款子。命馬夫帶馬先回去。我二人隨後徐徐行走。半途到一小村。叫做小郡村。時候已經日暮。此村離我家有四十里路光景。真是冷靜的鄉村。無車可乘。若夜間行這四十里路。又不容易。只得

就在村上旅店中宿一夜。我與岱五喝些酒。到夜間十點鐘。入樓上一室安歇。在十二點鐘前睡着。我似醒非醒之間。好像後來岱五一人私自起身。且有下樓之聲。不過我那時很糊塗。不知其細。聲音似乎聽得很清楚。明天六點半鐘起來。向旁邊一看。岱五好好睡着。與昨夜入睡時一般。睡得正濃。我即推醒了他。預備預備。一同出發。正是朝晨七點鐘的時候。到午後兩點鐘。已將近到家。遠遠望去。只見我家門前。有許多水夫聚着。不知出了什麼事情。我心中頗不安。暗想不要是我琳姑出了什麼事纔好。於是急走幾步。比岱五先趕回去。早有一個水夫瞧見了我。趕將過來。我一看。原來是水夫長龔二。我即問道。龔二。什麼事。琳姑怎樣。龔二氣喘喘的說道。不好了。主人殺死了。我聽了此話。那裏想得到父親被人殺死。即道。那家的主人。龔二道。就是你父親。我嚇得一跳。急道。什麼人殺他。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我一壁說。一壁趕入家中。到父親房內。見

被褥上都是鮮血。土也似的父親面貌。露出在枕上。我那時驚得魂飛天外。大叫一聲父親。抱住屍骸狂哭。驚嚇悲傷過度。竟致氣絕。

第三章

氣絕之後。我一切都不曉得。到醒來一看。已躺在自己床上。琳姑坐在床前垂淚。諸君。琳姑的事。我一向沒有提過。琳姑雖女子。大有丈夫氣概。他的氣質。我也不及。自從遷居到此地以來。凡管理一家事務。以及對待水夫。全靠他一人辦着。一點也不覺得不周到。琳姑此刻見我醒來。垂淚道。你醒了麼。從此以後。你還須替姊姊擔幾分心。姊姊本來見識不足。幸虧有父親監督着。他倒還滿足度日。此刻父親去世後。要在岱五手中生活。不知他能夠不能夠。此後你須代着父親。替姊姊擔心纔是。琳姑叫我當心他姊姊。我竟不明白這意思。但是我被最愛的人提了這一句話。不多一刻。心地很清楚。過去現在未來的事。一

樣一樣想起來。第一奇怪的。是父親的被害。父親被何人殺死的呢。平生並無怨仇。怎麼會遭人暗算。我便叫龔二來問問。原來第一發見父親被殺的。就是龔二。他今天六點鐘有事到父親房中去。見房門雖閉着。箱籠等俱已打開。其中物件都弄得很亂。父親混身是血。呼吸已斷。胸部有尖刀刺過痕跡。大約一刺即死。來不及叫喊的。報了官。警察即派人來查看。他們以爲犯罪者。必深知家內情形的人。第一疑水夫。但是那些水夫。與普通雇用的人不同。父親把他們從小就愛如兒子一般的。況且此次的事。又不訂定薪水。利益大家都分得到的。沒有一人怨恨父親。又不是起什麼慾心將他殺害的。警察檢查父親的箱子。曉得失去零用銀一千圓。海底事業完成後。各水夫每人至少可得五千圓利益。所以水夫中決不會爲着一千圓殺死父親的。又檢閱父親筆記簿中。曉得他因爲海底事業生命很險。所以在舉辦此事以前。他已寫過一張遺囑。

如此看來。或者與遺囑有何關係。四面搜索。總也找不到。警察疑我與岱五。以爲要藏去遺囑。獨吞父親財產。但是我們二人。昨夜在相離四十里的小郡村旅店中。十二點鐘安睡。六點鐘起身。這六點鐘之間。什麼人能夠往返四十里路。把父親殺害。近村農人。一齊喚出來盤問。都沒有眉目。後來無非當他是外方路過的盜賊所爲。就此決定了。此語雖很含糊。然而除此以外。別無他法。農夫之中。有一人昨夜牧羊。躺在野田裏棚中的。他說昨夜二、三點鐘光景。見一怪人。從小郡村一方面向這裏趕來。怪人腰以上如人。他腰以下如車。飛也似的過去。瞬息不見。經過了一點鐘。又從這裏向小郡村回去。既是夜間。又是距道路太遠。不能斷定。或者從我疑心過度上來的。這一帶地方。馬車也沒有。腳踏車等。更沒有了。這幾句話。警察也作不得什麼證據。我父親到底被何人殺害的呢。竟無從明白。又沒有什麼可疑之人。家中的人是不必說。水夫等也無

不悲傷。岱五更比我心痛。他自己獨居一室。一星期間。連梅姑的面也不願意見。然而不能只管悲傷。到第三天。琳姑囑我將父親葬在相離六里的一個所在。諸君。父母之恩。要死後纔能明白。他生前年輕人往往覺得他討厭。他一死之後。方覺得很不便利。從此那海底事業。打算怎樣。財產又應當怎樣。我與岱五龔二商量。岱五以爲財產已得不少。不如速拋棄此悲慘之土地。移居巴黎。在繁華世界生活罷。龔二以爲海底尙有十萬圓。其他重價之物。不知多少。必須取盡之後。纔可離開此地。我說既有父親墳墓在此。更不忍離開。便從了龔二之話。琳姑也贊成。於是決定暫留。父親一死。留在英國的財產。應當更換姓名。并且還有些雜務。我將這些事與岱五商酌。他說願去辦理。我也覺得很好。便託他去辦理此事。他也就出發。出發之後。我竟得一件可怕的東西。我一生吃盡種種的苦。都在這件東西上。

第四章

岱五往英國去後。琳姑勸我與水夫們很勤勞的撈取。不到幾天。貨幣已完。每逢星期。我必往父親墳上去。有一天星期日。有了他事。弄得趕到父親墳上。時已不早。回來時已經暮色蒼然。近來我妻琳姑。懷孕在身。常覺氣分不佳。天天躺着。我見天色不早。便想到琳姑。一擔心。即急急走去。走到離家一里光景的松林間。蹣跚在石上。竟跌了一交。爬起來看時。那石已被我靴尖踢得他翻了過來。瞥見石下土中。有一亮晶晶的東西埋着。讀者諸君。不知什麼人埋葬東西在此。將這石做記號的。所以容易踢着。我即忙取起此物。原來是一只錫匣。分量極重。這匣子似乎曾經見過。細看時。乃是父親的貨幣匣。一定是殺死父親的人。埋葬在此的。我慌慌張張打開蓋來一看。更大吃一驚。父親零用的一千圓。竟好好在這匣內。并且還有一張紙。乃父親的遺囑。上面寫明財產一齊讓

與次女琳姑。財產上所生之利益。分做二份。一份歸長女梅姑。梅姑祇能得利益之半。這根本財產。除琳姑夫婦外。他人不得干涉。諸君。我父親已曉得梅姑懦弱無能。把財產給他。一定要被他丈夫濫用的。所以要將財產歸琳姑管理。梅姑取半份利益。我一看這遺囑。就大起疑心。殺父親的。不是岱五是誰。竊取遺囑藏去遺囑的。岱五之外還有何人。他盜了遺囑。殺了父親。覺得僅盜遺囑。自己容易被疑。所以假做盜賊所爲。連金錢一齊盜去。金錢留在身邊。恐怕顯露。特地埋在此地的。我誓必殺了他。替父報仇。方洩我胸中之恨。不然。我誤會了。我怎麼可以疑他。那一夜。我與他同睡一室。相隔着四十里。除非能空中飛行。否則總難往返。怎麼殺死父親呢。若說是他。他必定將遺囑燒去。決不會埋在此地。大約盜賊盜取金錢。不知恰有遺囑在內。他們須大家議定處置之方法。後再行掘出。所以暫時埋在此地。如此一想。疑念消釋。方纔疑惑岱五。自己

倒覺得有些對不起他。然而心中既生疑念。竟不容易滅盡。或者將來還能死灰復燃。此刻且把匣子照舊埋好。留心日後什麼人將他掘取。單把遺囑藏入懷中埋畢。即行歸家。回到家中。我也不告琳姑。將此事祕藏心中。過了幾日。岱五已從英國回來。我一見他的面貌。疑念又生。從此我打算與他假意殷勤。暗暗留心他的舉動。所謂笑裏藏刀。就是我今日所定之辦法。望讀者諸君恕我陰險。岱五回來。向我們夫婦說。英國的事情。俱已辦完。只待海中現金取盡。便可離此。搬往巴黎居住。這一層。我與琳姑大不贊成。海中尚有許多重價物品。怎麼肯棄之而去。那知岱五執意不聽我們之話。說你們要留在此地。我也不來強勸。望將父親財產。分而爲二。我與梅姑移居巴黎。明日就要實行分家。梅姑萬事聽從岱五。一聽得巴黎。曉得是繁華之區。心中很喜。自然更不阻擋岱五。我聽了岱五之話。愈加疑惑。他見我們不肯移居巴黎。就要求析產分居。他

們夫婦。到底是長壻長女。我們又難嚴拒。遺囑在我懷中。析產便是違背父命。我既不能說出來。又不能批駁他。心中十分難過。不得已。只得說待我斟酌斟酌。明天朝晨回答。這一夜上床後。我便把遺囑一事。告知琳姑。說岱五非常可疑。琳姑也覺得岱五有些靠不住。此刻無論如何。財產決不給他。我們怎麼可以把父親財產付與殺父之仇。那裏對得起地下的父親呢。如此一想。只得從他移居巴黎。財產大家不去動他。懸宕在中間。到一朝水落石出。明白了他並非殺父之人。然後我再向他謝罪。付財產給他。那時即使我違背父親遺囑。我也很願。萬一果真是殺父之仇。那時便不能饒恕。須報復父仇。保護這財產。我夫婦二人商量妥當。打算對岱五說。不問什麼地方。都可以跟你前去。我暗暗留心岱五。琳姑暗暗幫助梅姑。使他不落在岱五手中。明晨。便向岱五說。依你遷居巴黎。岱五大喜。就預備搬家。我也着手料理。三十個水夫。一一照約分他

們金錢。將他們辭歇。房屋也賣與他人。水夫中只有龔二。他家鄉無妻子親戚。無家可歸。願跟我們充當下僕。我也只好收留。不多幾天。居然出發了。

第五章

一家移居巴黎。出發的前一日。一同到父親墳上去告別。岱五因身體疲倦。休息在家。並未同去。我與琳姑梅姑龔二去掃墓。回去時。我暗想岱五見我們一同出去。他一定去檢查那石下的小匣咧。我獨自走近一看。石與匣依然無恙。似乎尙無人動過。我暗道。此匣乃重要證據。他日或者有何用處。姑且仍舊將他埋好。翌日。卽向巴黎出發。巴黎已由岱五租定房屋。所以一些也不費事。諸事定妥後。過了幾日。岱五又要求析產。我一想殺父之人。尙未覓得。怎麼可以就違背遺囑呢。想到這裏。腸斷心酸。屢次要挈出遺囑來向他爭論。然而總不敢說出來。恐怕說破之後。他反有防備。要弄得不容易破案了。此刻尙不是

說破之時。只得不說。并且近來還有一件可惱的事。忽然岱五的叔父趕來。也寄宿在我家中。岱五本來聽說有個叔父的。却沒有見過。此人年約四十以上。容貌與岱五相似。眼底也有一種可怕的光。此人叫做伍門。向做航海事業。從前在非洲。僅能餬口。近來在某處發見黃金島。忽然暴富。此刻想住在巴黎了。黃金島在何處。祕不告人。他在頃刻之間。能成巨富。却是事實。他生活之奢華。真令人驚嘆不置。如此岱五時常向我要求析產。我與琳姑商量之後。打算姑且答應了他。使他安心。也是一個好方法。於是將父親財產。一半用梅姑出面。一半用琳姑出面。岱五把這財產去做什麼資本。不向我道隻字。從此他們叔姪二人。用途更濶綽。所交皆富商貴紳。日夜宴會。賓客不絕。雖公侯之家。也不過如此。我起初打算留心察看岱五。所以與他同居。此刻有許多出入。倒還可以忍耐。不過有一件事。實在難與他同居了。我妻琳姑。懷孕在身。頗覺怕煩。

并且我年未滿二十五。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却很可恥。於是打定主意。在夢得馬坡上。買一所廣大房屋。我夫婦與龔二一同移去居住。我所得的父親財產。把他盡換股票。我打算把一向習學的機械學來做職業。移居過來。不多幾天。琳姑即產一男。取名寧兒。琳姑以爲寧兒很像我。十分愛他。我也以爲寧兒很像母親。也十分愛他。我一生之樂。要算此時爲最。你想家道寬裕。起居安適。夫婦相愛。又生了一個男孩子。這種樂事。那裏還有。如此我家與岱五家裏。時常往來。我們夫婦也去。他們夫婦也來。數年之間。別無可記之事。我夫婦二人。依然撫育着愛兒。很儉樸的度日。岱五與伍門。仍舊奢華異常。他們二人。揮金如土。到底那裏來的金錢呢。黃金島究竟是否真有這地方。他們濫用了一年。到黃金用盡。便稱到黃金島去。必有三四個月不見。到回來時。奢華得更甚。那麼他們從什麼港出發。乘的是那一艘船。向什麼海開往。竟無人知道。後來漸漸

有人背地裏批評。以爲二人是海賊的首領。過了幾年。他二人在山陰河上流的土堤上。建一很大的別墅。卽搬入其中居住。不知何故。這一年夏間。梅姑與岱五。差不多天天到我們家裏來。琳姑見梅姑忠厚得可憐。便打算灌輸些智識與他。有暇卽教他讀書。岱五也親自教他習字。後來我口中念出來。梅姑就能用筆記錄咧。岱五爲何如此愛他的妻子。其中却有個緣故。讀者到後來就能明白。有一天。他們夫婦二人來訪問。到日暮時。岱五回去。梅姑借宿我家。翌朝。岱五用新馬車來迎接。梅姑大喜。欣欣然乘之而去。午後三點鐘。岱五打發一個人來叫我急急過去。我暗想難道梅姑出了什麼事。卽乘馬車趕去。見岱五在桌上呆呆看一封書信。我也無暇看他。卽問有何貴幹。讀者諸君。從此我一步一步的走入悲境了。

第六章

我連問二聲。岱五泫然道。洛伯梅姑不知那裏去了。我一想梅姑今晨乘坐馬車回來。怎麼會不見。我一聽此言。同時又疑道。不要又是被岱五殺害的麼。我一生疑念。宛如看得到他心底裏。定睛對他看着。說道。怎樣不見的。請你從頭至尾講來。岱五道。單單不見。還不着急。恐怕他要投河自盡。我急問何故。岱五道。今晨我用馬車到府上迎接。後來空馬車回來。我問馬夫。夫人怎樣。馬夫說。夫人一到山陰河的土堤旁。他說要步行。叫我們先回來的。我也以為他停一回就可以回來。並不着急。過了正午。還不見回來。却有些奇怪。打發人去尋尋。也不見影蹤。我焦急非常。四處派人去尋。至今尙無消息。我一時毫無主意。不知你有什么眉目否。我裝做若無其事。說道。我一些也沒有眉目。這一點事。何用着急。大約是走錯了路。總會回來的。岱五皺着眉頭道。不但如此。還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咧。我恐怕有變。打開梅姑的日記簿。見留有一封書信。所以疑

他恐有投河自盡之舉。岱五說罷。指示桌上書信。我卽忙拏起來一看。却是自盡的遺書。只見寫着道。妾將投身於山陰河。妾之屍骸。望飾以結婚時之禮服。而厚葬之。我一見此信。怎麼不驚。諸君。今天朝晨梅姑欣然從我家裏回來。他的樣子。與平日毫無異樣之處。爲什麼要自盡。他生活上又沒有什麼不足之處。他在父親被害時。尙不覺得十分悲傷。他自己怎麼會尋死呢。我頗覺奇怪。良久無話。只是對岱五臉上及書信上看着。信中語氣。如小兒的說話一般。却是出於梅姑的天真爛漫。信中筆跡。無論怎樣看。實是梅姑的親筆。我一向觀看梅姑習字。很認得出他的筆跡。此信稿非僞筆。然而我還不信梅姑肯自盡。或者散步迷了路。或者又回到我家裏去了麼。我向岱五說明此意。我就回家。梅姑並沒有來。只有琳姑一人在那裏等我。我大失所望。打定主意。卽將實情告琳姑。琳姑平日雖不易驚嚇。此刻竟驚得顏色青白。暫時說不出話。忽然

叫道。姊姊被岱五殺死了。說罷。緊握兩拳。閉目噤口。又歇了二三點鐘。岱五又打發人來說。梅姑屍骸已在山陰河下流撈到。我一聽此話。立刻就趕去。琳姑慌忙攔住我道。你不可去。從此切勿往他家去。父親與姊姊。二人都被岱五殺死。若再與這惡人交際。恐怕我們一家三口的性命也要不保咧。姊姊既死。親戚的關係。從此可以斷絕交際了。琳姑這幾句話。字字出於真心。說完了。朱唇蒼白。忽然氣絕。過了一點鐘。他纔有呼吸。然而因此變成熱病。并且呼吸雖有。還沒有醒。他見了最愛的寧兒。當他是外人。看了我的顏面。也不認得。口中常喃喃嚙語。只是說……梅姑……寧兒……岱五……殺父殺妻……斷斷續續的亂話。我即請醫生診治。從此總有二十天光景。竟不辨人事。梅姑的葬事也已完畢。琳姑之病。漸次痊愈。到兩個月後。方始健全。不過此後的琳姑。不像昔日的琳姑。他那可愛的笑容。變成雙眉緊鎖。活潑的精神。變為陰沈不快。

之態。從前我有什麼心事。他必定安慰我鼓勵我的。此刻也不來管我。只是愁容滿面。諸君。我父死後。我萬事靠託着琳姑。家中的事。職業上的事。寧兒的事。樣樣要與他商量。樣樣要靠他之力。現在是琳姑說話也很少。連我這一向活潑勞動的人。也不高興做事。只是每日注意着琳姑身上。門也不出一步。只得託正直的龔二管理一切事務。一面希望琳姑恢復昔日態度。不料我的希望毫無效果。到這一年冬間。琳姑又臥病在床。明年春天。瘦得不成樣子咧。諸君。我將與琳姑死別了。心中盼望有什麼靈藥。就是多延長他一天生命。也是好的。就是縮我自己的生命去借給他。也是願的。

第七章

諸君。我妻琳姑。身體一日衰一日。生命一日危一日。我與寧兒。不離他病榻一步。盡力的看護。現在方法已盡。只是無日無夜的嘆息。眼睜睜看他漸漸危篤。

醫生關照說。今日必死。不意過了三天。還有一絲氣息。也算是苦中之幸。這第三天晚上。琳姑深凹的眼睛。微微睜開。嘴唇略動。似乎要想說話。我就拏些水潤潤他嘴唇。他發出極微細的聲音。要叫寧兒走開。我就命寧兒入隣室。琳姑輕輕說道。今天與你長別了。去年今日。姊姊被害。今年今日。我也被害。我今天死去。與被岱五殺死一般。我床下有一小匣。等我死後。你拏出來觀看。其中有岱五殺死梅姑的證據物藏着。倘使將來要證據之時。此物必定有用。我死後。你千萬要將我最愛的寧兒撫養成成人。琳姑說到這裏。便聽不出聲音。只見香脣微動。就此斷氣。諸君。琳姑已死。我成了個無妻之人。那時的悲傷。至今想想。還足以使我垂淚。琳姑常說。萬一我一朝身死。必須葬我在故鄉河梢村。所以我用船載着愛妻之柩。打算送往英國。他床下的小匣。取將出來。連鑰匙一併交與龔二。我到河梢村葬好琳姑。再回到法國夢得馬坡的家中。已經在半年

之後了。我從琳姑患病起。看護一年。足不出戶。職業拋棄不顧。在琳姑死的時。竟是個無職業的人。無一文入款。單靠着父親的財產買來的股票上利息。拏來日用。那時商業界上。有大大的騷亂。銀行公司。破產的不計其數。所以到我重歸法國。那些股票。差不多將成廢紙。無甚價值了。我得了這消息。心裏自然痛苦。然而還不及愛妻病死的痛苦之萬一。但是人生世上。第一需用的。是財產。此後我要撫養寧兒。非做些事業不可。所有些希望的。乃昔日分與梅姑的財產。照英國法律。妻之財產。不傳於夫。須傳於子。無子之人。宜傳於最近之親戚。梅姑之最近親戚。只有寧兒了。梅姑所得的父親之遺產。竟不能歸其夫岱五。實是我子寧兒之物。我做了父親。不替他取還財產。不是爲父之道。我必向岱五去取還。如此我對於寧兒。對於父親。對於琳姑。可以說得盡我爲父爲子爲夫之道了。我與岱五。不交際已有二年。現在不能不去見他。與這種惡人

見面。已很不快。還要談判。實在不願。想到岱五。便想起琳姑遺下來的小匣。他說其中有岱五殺妻之證據。不如先看了這證據。然後與他開談判罷。我向龔二取了此匣。獨入樓上一室。打開匣蓋。見有一張照片。乃我與琳姑新婚時照的。有一包寧兒的胎髮。琳姑母親的聖書。此外有一冊簿子。我取出簿子。揭開一看。乃姊姊梅姑的習字簿。他生前用紅墨水寫着的。這怎麼是證據呢。一些也不明白。我把他精密檢查。見滿紙是梅姑所寫之字。但是有幾個字上面。另用黑墨水罩着一層。黑色的筆跡。却寫得比梅姑好得多。我一頁一頁看下去。見頁頁上都有黑色罩寫的字若干個。不過後來幾頁。那罩寫的本領。漸漸巧妙。與梅姑的字。非常相像。我至此方始明白。什麼人模仿梅姑筆跡。用這東西練習的。再看第一頁。那黑色的字。還顯露着此人本來的筆法。與梅姑筆跡大異。却極似岱五之字。不消說了。這明明是岱五仿造梅姑筆跡的練習品。我如

此一想，竟嚇得毛髮悚然。習字簿中的文句，雖隨意亂寫，却大有深意。梅姑那裏曉得。他將山陰河、投身、屍骸、結婚、禮服、厚葬等字，設法嵌在其間。他就單將此數字練習。這幾個字，都是梅姑遺書中所有的字。最後練習既成，他就單將這些字連續起來，寫着道：「妾將投身於山陰河。妾之屍骸，望飾以結婚時之禮服而厚葬之。」那時的筆法，已全與梅姑一樣，可稱巧妙極了。旁邊岱五還照自己平日的寫法，也照信中一樣的寫着。這是岱五試試自己的筆跡與偽筆的相異之處。其次一張，已經割去，就是作爲遺書的。簿面紙的反面，有琳姑筆跡寫着道：此簿得自岱五家中，將來必有用處。我見我妻思慮周密，實在佩服。見岱五鬼計多端，又很驚異。諸君見了此物，自然不信梅姑自盡，一定是被岱五謀害死的了。我便將習字簿納入懷中，急急出門，去找岱五。

第八章

我把證據的習字簿藏在懷中。趕往岱五家裏。那知岱五與他叔父。在二三日。前。已不知去向。討債的人。都守在門前。從前他們叔姪二人。常常赴黃金島去。家中空着。並沒有負過債。并且總有人看守着。此次大不相同。差不多是夜間逃去的。門上已貼召租。我往房屋買賣公司去一問。方知房主岱五。已將此屋賣與公司。此刻由公司召租。且把岱五親筆的契券給我觀看。那麼岱五那裏去了呢。一定是奢華過度。已將財產蕩盡。無法可施。只得暫行躲避。如此看來。那是梅姑的財產。也早被他用去咧。我再到公證人處去一問。果然不錯。梅姑的財產。先改了岱五之名。他利用着梅姑易欺。便騙梅姑簽字。就把岳父的十五萬以上財產弄到手。任意揮霍。不久即盡。我雖恨他行爲不正。然而想到他連髮妻都敢傷害。那些小事。便沒有什麼希罕了。我回到家中。第一掛在心上的。是我與寧兒二人的將來。寧兒此刻已經十八歲了。正是研究學問之時。所

以天天使他上學。不過從此以後。當在生活一方面着想。必定要尋些什麼職業做。纔是。這裏夢得馬坡的宅子。乃我妻琳姑的死所。很不願意拋棄。最好是無論做什麼職業。仍留在此間。然而實際上到底做不到。只得回到故鄉河梢村。做那父親傳下來的潛水事業罷。我便將值錢的東西。設法賣去。僅得三百餘圓。然後回英國河梢村。若把夢得馬坡的房屋基地一齊賣去。倒可以得一萬圓以上。無奈此乃琳姑長眠的所在。賣去他宛如與人生離死別。所以獨有此屋。我一息尚存。決不賣與他人。屋中桌椅等物。連位置也不動。照琳姑生前的樣子排着。將門閉鎖。託人照顧好。帶了龔二。一同向故鄉出發。諸君。我初隨父親從河梢村出發。至今已十九年了。當時我還不過二十三歲。其間父親死去。姊姊死去。我最愛之妻死去。連財產也失去。恐怕天下傷心之事。都聚在我一身了。爲什麼弄到這步地位。無非爲那黑心的岱五。岱五實是我的仇

敵。幸虧現在不知他躲避在何處。我借此可以忘去怨恨。忘去悲傷。鬍鬚自己死而復生。只希望此後安樂度日。從着琳姑臨終的囑託。將寧兒撫養成人。諸君。我抱着這希望。回到故鄉。現在想想。非但沒有享福。反鬧出悲慘恐怖的大罪惡出來。從前的悲傷怨恨。雖不能說不深。但是與此後的一比。真不過百分之一咧。且聽我細述。我們三人。回到河梢村。那邊從前父親用過的水夫。仍舊如主人一般的敬我。我也很和平的度日。不多一回。寧兒也入我昔日肄業的倫敦機械學校。他學業進步。實是我無上之快樂。寧兒很像我。愛潛水事業。休息日必定回家練習潛水。過了三年。到學校卒業。他的潛水術。已與我不相上下。我豈不快活。那知快活不久。悲傷又來。寧兒雖卒業。我不願把潛水夫了他的一生。打算使他在軍艦上做些什麼事。將來必有大望。於是懇求熟識的海軍士官們留意。恰巧那時各軍艦上都缺少司機的人。所以不多幾天。我父子

二人就受了英國軍艦卡德克號之雇。我本來船上的事情很熟悉。又不忍使寧兒離了我獨入艦中做事。此刻要我們二人。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潛水事業。一齊託付與龔二。隔了幾天。我即與寧兒乘入卡德克號。與故鄉別離。不料我父子二人。就此大難臨頭了。

第九章

我與寧兒。既入卡德克號。此艦常從地中海西口的礮臺處。縱斷地中海。到東端的麥爾德地方。專載兵卒糧食彈藥。往來其間的。我二人奉間雇定之後。即入地中海。到秋間已往復過好幾次了。那時節蒸汽船的製作法。大有進步。廢去左右之車。稱爲暗車汽船。乃船後用魚尾似的東西。旋轉水中。借此進行的。但是這卡德克號。還是舊式。船之左右。各有一車輪。車輪旋轉。即能進行。此船除地中海外。不能航行。我父子二人。專司船中機械。所以接辦之後。屢次檢查

機械。曉得應當修理之處很多。我也向船長說過。無奈航海時候偏促。總沒有工夫十分修理。好得地中海內。本是風平浪靜之所。決沒有什麼危險的。我也不放在心上。到秋盡冬初。忽有緊要的事。要趕緊出發。開足機關航行。這一天。天空黑雲密布。恐有風雨。船長與領港人商量。都以為不見得有什麼危險的。於是舉錨出發。速力比平日差不多加了一倍。午後天氣更不佳。風狂浪大。幸虧風是西風。順風順水。船的速度。反而增加。第三天天明時。風的方向稍偏在北方。船搖動得頗劇。我心中很着急。暗想這一艘古舊的船。經着這暴風巨浪。總須留意纔是道理。諸君。此船已近末期了。朝晨九點鐘光景。大浪連一接二的打來。只聽得後面有巨物折斷之聲。我留着寧兒。趕到甲板上。此時水花亂濺。幾乎五六尺前。看不清楚東西。甲板上被浪洗得乾乾淨淨。我好不容易趕到船長處。問他方纔是什麼聲音。船長極沈靜的說道。舵折斷了。此船舵已折斷。此

刻不過靠着風與蒸汽之力。在那裏胡亂進行。我聽了他這大膽的回答。怎麼不驚。只得再入機械室。取出磁石。只管看他的針。風的方向。時時變換。船現在已漂流至何處。也不明白。到午後六點鐘。一個大浪打來。比方纔聲音更大。我曉得問船長也無益。只是靠着磁石之針。說也奇怪。那磁針忽然旋轉起來。既不停止。又不指示方向。磁石怎麼會旋轉呢。我從來沒有聽得過。難道船旋入大旋渦中去了麼。於是我帶了寧兒。到甲板上來問船長。方知不是旋渦。乃船上左車輪已被浪打去。只有一個右輪旋着。所以將左舷做了中心。船在那裏旋轉咧。船長曉得旋轉也無益。便命停止機器。到機器一停。這船單靠着風在那裏吹動了。我與寧兒到船尾處去幫助二等運轉手。此時風浪愈大。差不多要捲入海中去咧。船中三百人。其中已有二百人暈得生死不明。完全無恙的。只有一百人光景。一同在甲板上圍在帆檣周圍。互相抱緊。以便不被大浪捲

去。但是每逢一個大浪打來。必定要帶去七八人。大家曉得萬無生理。只有待死而已。據船長看來。現在此船被風吹着。恐怕要吹到附近的小島上去。若幸而不觸在島上。或者還有救。到夜間十點鐘光景。在前面的二等運轉手與寧兒。瞧見前面有東西。卽一齊叫道。觸礁。話猶未了。巨浪已將船首擱在礁上。如此一來。船尾便順勢沈入水中。那些互相抱着的人。一齊溺入水底。連船長也不見了。生存的。只有在前面的十四人。我與寧兒。幸虧都在這十四人之中。

第十章

卡德克號船頭擱在礁上。船身齊沈水中。船頭上的人。幸虧無恙。然而這不過是暫時無事。恐怕等到天明。船漸漸沈下去。要全體沈沒咧。現在突出在水上的船頭。逐次狹小。大家已無救助希望。只好聽天由命。過分失望。連祈禱神明也想不到。互相抱着。動也不動。口也不開。我一心只想救寧兒之命。所以並不

膽小。十分聚集着勇氣。向四面一瞧。見前面有兩個黑物。這是矗出在海上的礁頂。船頭逐漸沉下去。礁頂是不會被浪淹沒的。還是早些爬到礁頂上去。或者可以有救。如此想定。等候天明。一回兒東方發白。那黑物果然是礁頂。昨夜生留的十四人。到天明時一看。不知何時已打去一半。只剩七個人了。這七個人。在上半天裏頭。一定要與船頭一同沉下去的。我別的事都不管。只打算移到礁頂上去。方纔當他生命一般。拏在手中的繩。一端縛在我腰間。一端結在鐵欄杆上。吩咐寧兒不可稍動。自己跳入浪中。這是無非想救寧兒一命。好容易游近礁上。怎奈滑得無從攀登。倘使再有大浪打來。我的身體打在礁上。不是要粉碎麼。所以十分留心。繞到礁的後面看時。却略有些傾斜。還可以立足。立定之後。招寧兒過來。寧兒靠着繩。游泳上來。其餘的五人。也一個一個過來。到第四人將要發足。就有一個大浪打來。連人帶船頭。一齊沉沒。諸君。三百個

船員。只活了五個人。豈不可憐。這五個人。我父子之外。有兩個愛蘭水夫。一個英國士官。我立在礁上最高處。向四面遠望。唯見水天相接。沒有絲毫陸地的痕跡。從礁的形狀。海的顏色看來。這礁一定是沙蘭兒暗礁。是地中海內最危險之處。若是沙蘭兒礁。離南方斐洲海岸。有六十英里。離北方薩爾那那地方。有九十英里。航海家因此礁危險。喚做地獄礁。又因二礁頂突出海上。又稱姊妹礁。諸君。我想起了地獄礁。更加失望。餘外的礁。近旁尚有船通過。此礁實與航路相離甚遠。除迷路之船隻外。決不會來的。迷路的船。或者一年有一次。或者十年有一次。拏不穩的。這長久的歲月。吃什麼東西過活。礁上凹窪之處。或者有雨水積着。然而這三丈見方的礁面。並無雨水積聚之處。却有最可怕的東西留着。什麼東西呢。是人的骨頭。那稍高之處。竟有人骨二組。這不消說了。一定昔日與我等一般。船遭了難。人爬到礁上。沒有船來搭救。便餓死在此。變

成一堆白骨了。他的肉被海鳥吃去。不到三個月。只剩骸骨咧。我想到這裏。驚得魂不附體。又見白骨之旁。有一長木棒。仔細想想。更爲可怕。這是礁上的人。見自己船上的東西流來時。撈起來的。棒端結着手巾。乃求救之信號。雖每日拏在手中搖動。怎奈沒有船經過。所以木棒與白骨。還同在一處。如此看來。這地獄礁。也是我五個人的地獄。還是死在船中之人。來得幸福。我曉得無可救之道。也不打算活。一想我見寧兒的時刻不多了。就把寧兒叫過來。將他抱住。我興奮着的精神。至此遂一鬆。混身頓時覺得有一陣冷氣。再加身穿濕衣。海風一陣陣吹來。我便顫抖不已。如氣絕一般的睡着。我自己也不知睡了什麼時候。等到醒來。第一聲就問道。寧兒怎樣了。只聽得答道。父親。孩兒在此。寧兒將我抱在膝上。脫下自己身上的衣服來。蓋在我的身上。將我看護着。我見此情形。淚珠滾滾下來。諸君。寧兒的爲人如何。我還沒有向諸君說過。寧兒生來

的樣子。無論什麼人見了。沒有不可憐他的。他目光下注。朱唇緊閉。實是一副可憐的面貌。見過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愛他。何況是父親。何況我是將愛妻之心也移在愛兒子上去了。寧兒見我垂淚。他卽道。父親別哭。救生船快來了。我道。你別胡說。寧兒道。父親。不可如此失望。你老人家不是說過的麼。人口消有勇氣。決不會死的。木棒上結着手巾。樹在地上。若有船隻行過。必定可以瞧見的。我聽了寧兒之話。心裏安靜些。到這一天傍晚。風浪稍靜。一面雲間。略有日光透出。大約是西方了。寧兒勸我立在最高處。可以眺望有無船隻。忽然南方見一件東西。我卽歡呼道。船來了。船來了。卽將木棒高舉搖動。幸虧那船上早已瞧見我的信號。漸漸靠近一看。乃是一艘帆船。過了半點鐘。船方始近礁。舷旁放下一只小艇來。搖到礁旁。那時浪還甚高。若過分接近。恐怕撞在礁上。船長便喊道。游泳過來。我一聽乃是法國話。五人大喜。一同躍入水中。可憐一個

愛蘭水夫與一個英國士官。被浪吞去。就此不見。救活性命的。只有我父子二人。與一個愛蘭水夫。到了船上。船長即問我們的來歷。我精力全無。默然俯首。不能回答。寧兒便把卡德克號沉沒事件。詳告船長。且言我們乃兩個司機人。一個水夫。船長一聽。大喜道。司機人與水夫。再好也沒有了。他就操着外國語。向他們小艇中的同伴。不知說些什麼。大約是把寧兒的話。譯述一遍。如此看來。船中都不是英法人。船長見我疲倦。對我臉上細看。忽然叫道。你不是洛伯麼。奇怪奇怪。我一聽。叫我的名。十分驚訝。向他臉上一看。那知乃是岱五之叔父。伍門。你想叫我怎麼不驚。

第十一章

諸君。我被伍門救活性命。真是夢中也想不到的。伍門乃是我仇人之叔父。我被他搭救。心裏何等難過。比餓死在礁上還難過。若只有我一個人。我情願身

死。不願要他救助。無奈我愛子心切。非救寧兒不可。自己安慰自己。這也是爲寧兒起見。只得忍耐着這口氣。然而我對着伍門。仍舊回答不出什麼話。便裝做疲乏不堪的樣子。伏臥在艇底。連頭也不抬。但是寧兒不知我的心事。我父親的被害。岱五的殺妻。他那裏會曉得。只管向伍門道謝。伍門爲什麼會救我們呢。現在想想。實是可怕。他的一艘船。行動祕密。恐怕被別的船瞧見。所以不走普通航路。來到地獄礁的近邊了。小艇將近搖到母船旁邊。母船上有人叫伍門道。叔父叔父。我睡眠迷離。雖瞧不見此人面貌。他的聲音我怎麼會忘掉。自然就是我的大敵岱五。只聽得他又道。叔父。救起來的是水夫麼。若是不中用的東西。我方纔說過了。不必帶上來。拋在海中便了。我聽了這殘暴的話。連骨也抖着。他們救人。實不是好意。乃爲着自己的慾望罷了。一定是要把我們在船中虐待的咧。伍門應道。那裏可以拋入海中。救了很重要的人來了。司機

人兩個。水夫一個。司機人又不是尋常的人。你見了包你要驚嚇的。此時小艇用繩吊上母船。我不得已。只好睜開眼睛。見立在甲板上的。就是大敵岱五。我與他相對而立。我又恨又氣又傷心。身體忽硬如石柱。一動也不動。岱五見了我。也很驚異。倒退了兩步。伍門不知我心事。將我二人之手互握。我心中雖恨。又不能不握。如機械一般。無情無味的與敵人握手。以代寒暄。寧兒久不見姨夫之面。很與他親熱。此時我滿懷憤恨。幾乎要想撲上去咬斷他的咽喉。我在他船中。與捕虜一般。生命本不可惜。不過我不願殃及寧兒。爲着寧兒。姑且忍氣吞聲。只得就此過去。我臉上假做笑容。心裏實是哭着。現在不問遇什麼事。唯有忍耐着。保全寧兒性命。此船雖不知向那一港進發。姑且暫時忍耐。等待機會。再行設法。胸中打定主意。再竊視岱五的樣子。他還不曉得我已經看破他昔日種種犯罪行爲。所以不很恨我。我雖當他敵人。他竟不當我敵人看待。

以爲自己的罪惡。世上無人知道。只是甜言蜜語的將我使用。如此看來。我不開口向他問罪。他斷不會覺得。所以心中稍爲安靜些。他們叔姪二人。將我與寧兒帶入船長室。拏出衣服來給我們換。再叫我們喝些白蘭地酒。過了半點鐘。方始精神與身體復原。又歇了一點鐘。四人在一桌上晚餐。我想此刻最要緊是使他們安心。因此臉上裝得很和氣。與他們敘敘舊情。岱五談到他在巴黎逃走。他飾詞躲避。非常巧妙。他講到梅姑自盡。竟哭泣良久。我見了這副狀態。怎麼不驚。他欺人之術。總算巧極的了。我便將琳姑病故。自己破產。後來搬往河梢村。艱苦度日等事。詳細說了一遍。此時伍門很可憐我。說道。你昔日家道頗富裕。想不到竟窮窘得如此。真可憐極了。說時。對岱五看看。岱五也道是。啊。我們是兄弟。我只消自己有力生活。決不使洛伯陷入窮境的。伍門道。一定要如此纔是。又向我道。洛伯。我們如此辦罷。我有一個黃金島。你一向曉得的。

此刻我們也是開往黃金島去的。等你身體恢復後。與寧兒一同在這船中管理機械。豈不好呢。如有所得。儘可四人分拆。譬如得十萬兩黃金。我拏了四萬兩。其餘的你們三人均分。各得二萬兩。黃金島是只消一到。決不止十萬兩的。我此刻不過舉例罷了。此島乃我所發見。與我自己的東西一般。你們也不用客氣。這船雖是蒸汽船。因爲一向無人司理機械。只得停止蒸汽機關。用帆來航行。岱五却懂得些機械。他是管理水夫爲主。洛伯你以爲何如。可以入我的團體中一同勞動麼。我聽着伍門一番話。原曉得一定不會真有什麼黃金島。利益均沾一語。也是騙人。現在只有先使他們安心。然後設法逃走罷。於是我先謝了救命之恩。再答應他願充司機人。然而黃金島究竟是什麼。此島在那裏。不久總就可以明白。這一夜。我父子二人就此安睡。

第十二章

我與寧兒這一夜足足睡了十二點鐘。到明日起身。已過上午十點鐘。往甲板上。上看時。水夫之數。多得非常。與我們一同遇救的愛蘭水夫亨治。也混在裏頭勞動。我見水夫過多。疑惑伍門與岱五是海賊船的首領了。不料我已入海賊之中。連清白無垢的寧兒。也被這海賊二字污了他的名譽了。如此一想。好生不快。我心裏一不快。恐怕已現出在臉上。伍門走到我旁邊。說道。洛伯。你見了許多水夫。有些奇怪麼。這都是在土耳其、亞刺伯、亞非利加等海岸旁拾來的。一個也沒有懂法國話的人。所以黃金島之祕密。無人會洩漏。非常放心。萬一用了一個法國水夫。黃金島一事。就要聲震全歐。我們的利益。即被他人攬去咧。我聽了。即裝做若無其事。問問他此船何名。他說叫做海滿號。這一日午後。我與寧兒檢查海滿號之蒸汽機關。別無損壞之處。即忙燒起煤來。這船向那裏去。我並不曉得。我只管運轉機械。恐怕問了他。他反生疑慮。所以一句也不

問方向。似乎覺得出了地中海。往大西洋中去。途中遇着了什麼英國法國的船。便多方避開。不使他瞧見。如此看來。一定是違法的行爲無疑了。行到英國礮臺的祁蒲刺爾時。他們非常當心。只是沿亞非利加岸旁駛行。恐怕被礮臺下面的軍艦捕獲。一過祁蒲刺爾。船向西南方進行。至翌日下午。總是一直綫的行着。我在船中各室留心。總瞧不見一件海賊用的東西。只有兩枝小鎗。兩枝小鎗。那裏可以做海賊呢。莫非我的推測錯誤了麼。難道不是海賊船。乃載着普通的商品麼。第二天朝晨。入大西洋中。已行二百五十英里。還不變方向。我倒放心些。一想不要當真有什麼黃金島。否則難道運商品到南美洲去麼。這一天伍門與岱五樣子大變。不像一向那麼喝得爛醉。朝晨不過略飲一點兒酒。到正午時分。伍門往甲板上去看了一看。又回到我旁邊來。笑着道。洛伯。今天打算把貨物搬到甲板上來。在風中吹吹。日光下晒晒。裝在艙下。足有十

日光景。沒有拏出來過。恐怕要腐爛咧。好得那些東西。還不容易腐爛。你何不
到甲板上去看看我的貨物。我一聽他的話。不知貨物是什麼。他說要腐爛的。
難道是肉類麼。如此看來。我疑他們是海賊。實是我的不是。我趕到甲板上一
看。貨物足有二百多個。排列在甲板上。諸君。你道是什麼貨物。乃是活的黑奴。
原來伍門等乃販賣奴隸的商人。同是人類。將一種人生擒活捉過來。當他品
物一般的買賣。給人家去做奴隸。可稱是殘忍極的買賣了。竊盜了人家的品
物。尙且有罪。何況盜取活人。天下再也沒有比他慘酷的事了。岱五等盜人之
父。盜人之子。盜人之兄弟。盜人之生命。把這盜取活人的事。靠着他度日。這不
是殺不可恕的大惡人麼。昔日曾有販賣奴隸等犯法之人。此事已隔數十年。
早爲各國政府所禁。英國更嚴。一捉到販賣奴隸之人。立刻就要處死刑的。現
在世界上做這種慘無天日的生意之人。恐怕一個也沒有了。我眼前竟有伍

門與岱五二人。這二人真是世上少有的絕頂惡人。我雖沒有什麼恐怖。眼前見了二百多個黑奴。怎麼不驚。怎麼不傷心。伍門在我肩上一拍。獰笑道。你看我貨物多得如此。豈不佩服。黃金島就是此物。世上的人。以爲現在沒有人販賣奴隸了。那知一到南美洲。一二百人。只消一夜之間。便可以賣完。因爲販賣的人只有我一個。乃是獨行生意。所以價錢極貴。一個人可以賣到一千圓。我所運的人。身體都很強。無病痛。不容易死亡。又可以多些利益。你想十日之間。關閉在不通風之處。今天打開來一看。二百人中。只死得十二人。就是真的黃金島。所得的利益。恐怕還沒有如此大。我聽了這惡鬼之話。心頭十分難過。便假託有事。急急往機械室去。自己細細一想。這可怕的船中。一天也不能再留着咧。萬一遷延下去。被人捕獲。我與寧兒。那裏逃得了死刑。我不管他到那一港。我便要乘機逃走。想到這裏。身體宛如坐在針毯上。一刻也不安。

第十三章

諸君。我既在這可怕的船上。無論如何。總須設法逃走。若半途有機會可乘。就此逃去。那是我父子二人到了一點也不熟悉的異鄉異國。也惟有餓死而已。一到南美洲。他們決不放我們逃遁。只好再忍耐一下。留在船中。與惡人們再橫斷大西洋。回到本國。然而此船回到本國。非常危險。此刻載着這種貨物。什麼時候被軍艦追來。不能預料。那時只有開足機關逃遁。所以我與寧兒二人。實是極重要的人物。不過回去時。船中已無危險品。乃平常的航海。不必慌張。無用急急。用着帆慢慢回去。亦無不可。不用蒸汽機關。我們父子二人。便成無用之物。既是無用之物。在伍門岱五看來。就是障礙物了。既是障礙物。那是這凶惡的二人。不知要用怎樣的方法來處置我們。却說不定的。我身體已入虎穴。船中能安然無事。我便打算至適當的所在逃遁。但是如何辦法。應當預先

籌畫定的。我亂想了一回。忽然想及前天在地獄礁沉沒的軍艦卡德克號。載有許多金銀。送往馬克軍營去的。現在曉得這軍艦所在之人。恐怕廣大的世界上。除我父子及亨治外。無第四人曉得。待我們上陸之後。我與寧兒將這金銀撈起來。也大可以成一個富家翁咧。我心中打定主意。打算不使伍門岱五看出破綻來。到將來回到本國時逃去。所以我非常小心。一舉一動。都不肯亂做。經了兩個月。纔到南美洲的配南白夸港。那邊有伍門等交易的老主顧等候着。停泊一星期。每夜將那些貨物運上岸去。據亨治云。此次伍門等的好處。足有十八萬光景。真是可怕的黃金島。於是就此回去。此次與來時不同。途中遇着船隻。也不躲避。也不繞道。不過一月餘。已入地中海。地中海乃沿法國的海。一入此海。我便更要緊籌畫逃走。若不速逃。又要第二次航海了。正在着急。某夜竟聽得幾句怪語。伍門與岱五。此次賺錢很多。每夜與水夫中的重要人

物喝酒。我只是留心有沒有法國的山。瞧見。夜間十二點鐘光景。我從機械室出來。走到甲板上。在月下望望四面景色。覺得船長室內。有伍門與岱五的談話聲。斷斷續續。有些聽得。忽聞鐵翁二字。他們難道批評着我父親麼。本來打算就走。此刻總有些不放心。我便悄悄走至他們室外。立着靜聽。此時水夫等都已喝醉。所以他們毫無忌憚。大聲講着。只聽得伍門道。不妨。此人由我擔任。只消我來把他結果了。便沒有什麼證據。除了你。還有什麼人曉得。不過那小孩子須把他留下。岱五道。此人很心細。鐵翁的遺囑。一定被他盜去的咧。此物與金錢一同藏在匣內。埋在石下。此刻只有金錢。沒有遺囑。他還不吐半句。可見此人很不好弄。遺囑大約還在此人身上。想起了此事。顯見得他臉上假做很鎮靜。無非要我們不疑罷了。他如此防備。我倒有些膽怯。伍門道。你太膽小。怎能做大事業。你既要與我合做這生意。那是殺死幾個人。決不能駭怕。很容

易的。你放心便了。諸君。你們設身處地。倘使聽見了這可怕的說話。怎麼不嚇得混身亂抖。他們的話。明明是說我。諸君。我今夜不能不逃走了。此時我魂靈如已失去一半。兩足髣髴釘在地上。呆立不動。只聽得伍門又道。今夜我們就此睡罷。喝醉了也不能多講咧。我再在門外立了足。有一點鐘光景。二人碯已熟睡。鼻息之聲。遠達戶外。我一想再要躊躇。恐怕沒有可逃的機會了。情願溺死海中。一定要卸下小艇。與寧兒一同離此大船。漂流海中。或者能遇別的船救去也說不定。想定主意。打算去喚寧兒。一想不好。不如先放小艇下去。放了小艇。再去喚寧兒。他只消聽了我一句話。無有不答應的。我在甲板上。向四面瞧瞧。幸虧人影也沒有一個。輕輕至船尾。將小艇徐徐放下。預備妥當。將要去喚寧兒。不料我背後有一陣足聲。我剛要回頭觀看。早有人將我一把頸皮擒住。提起來就把我向海中一拋。此人氣力之大。手法之巧。實在令人驚駭。諸君。

我既投入海中。撲咚一聲。沈入海底。到浮起來時。海滿號已遠離一二里路。我雖高聲呼喊。答我者只有浪聲罷了。

第十四章

諸君。我與船已相離甚遠。還有什麼法子。還有什麼希望。幸虧我擅長游泳。此時並不慌張。仔細一想。我這人實是已經絕望。我墜落之處。乃地中海之中央。與左右岸各離數百里。總也游不到的。若有小山可登。或者尙能希望通行之船救助。單露出一個頭在水中游泳。船上那裏會瞧見。所以游泳也無益。游泳也是死。不游泳也是死。總是要死。何必去勞動身體咧。於是我閉目停手。以待身體自然沈沒。此時忽然心中想起一事。我在地獄礁時。早知要死。絕無希望的。那知天無絕人之路。居然又活了好久。此刻我雖決心要死。恐怕未必一定會死。於是頓時元氣充足。非至臨死。我決不使身體沈下去。又游泳起來。要

長久游泳。起初不可急急。況且此時。我已不知方向。前後左右。究竟那一面好呢。茫茫然打不定主意。只是輕輕游泳。不使沈沒。不使疲倦。雖天上月光皎潔。我四面俱是高浪。一樣也瞧不出什麼。何況是方向呢。大浪忽高忽低。在低的時候看看。唯見水天相接。眼前別無他物。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自己覺得心裏漸漸糊塗。耳無聞。目無見。腦中如電光在那裏閃。電光之中。如現出寧兒的面貌來。有時還聽得琳姑之聲。餘外的事。一些也不知道。後來手足漸痛。伸也不能伸。動也不能動。混身一陣劇痛。我明知等到痛完。我的命運就此告終。知道要死。也不生欲活的希望。心中如醉如夢。糊糊塗塗。後來仰面朝天。不浮不沉。連眼睛也閉着。全身毫無感覺。毫無意識。諸君。我已經死了。突然有一件東西。在我頭上重打一下。我吃了痛苦。如夢初醒。如死復生。打我頭的。一定是礁石。回頭看時。一件黑的東西。在浪中忽浮忽沉。流來流去。並非礁石。乃一隻小

艇。當時非常驚喜。雖不知艇中乘着何人。總算是天助。我俄然勇氣大增。高叫一聲救命。那知無人答應。無人答應。莫非是空船。我方纔精力疲盡。此刻已稍稍恢復。我即忙爬到船邊。乃是一隻可乘三四人。的小艇。若在旁邊上船。我身體太重。容易傾覆。只得繞到船尾。方始爬入船中。到裏頭一看。竟有一枝櫓橫着。這船怎麼樣到這裏來的呢。細細看時。原來就是我在海滿號上放下來的。小艇。這小艇與我的身體一同入水的呢。還是比我後入水的呢。我不能曉得。只記得那時我剛把他放下。尙未入水的。此船與我一同被大浪送來。所以沒有遠離。他們本預備做違法的事的。因此船上沒有號數。沒有檢查之印。真是一艘怪異的小船。小船打到我頭上來。可見我命運尙未盡。我只得盡我之力。只管搖去。以求他人搭救。此時天空微白。我方知一面是東方。那北面水天相接之間。有一道黑烟似的東西。到天明一看。原來是山。此山似乎我曾經見過。

乃我二十年前與我父我妻撈起諾爾孟號金幣時逗留半年的法國某岬相連之山。我父遺骨也埋在附近。此時我喜得不可以言語形容。心中一喜。氣力俱已復原。一些也沒有什麼愁悶。想到在海滿號船長室外所聽的二人之話。髣髴餘音尚在耳中。他們把我拋入海中。以前的事。我都記得。寧兒不知怎樣了。伍門與岱五。既是極惡的人。爲何只拋我一人入海。不拋寧兒呢。他們就是白晝殺人也不怕什麼。爲何一定要夜靜更深。然後結果我呢。伍門向岱五說過。結果了他。便無證據。不過那小孩子。須把他留下。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如此看來。他們弄死了我。寧兒一定還有什麼用處無疑。我已曉得他們作惡多端。寧兒不知其細。所以他們很安心。要將寧兒使用咧。想到這裏。我更憶念寧兒。他必定以爲父親已死。把惡人當做世上第一可靠之人。聽信了他們的甜言蜜語。做他們的爪牙。我無論怎樣。必定要從海滿號中將寧兒救出來。寧兒

實是我唯一之目的。我心中除取還寧兒外。無第二目的。

第十五章

憑你伍門與岱五船上生了羽翼。我也要取還寧兒。纔肯干休。我在小艇中暗祈禱。求上帝救助。其實後事如何。如暗夜行路。毫無把握。此刻小艇離海岸。只有十五六英里光景。現在用力搖去。上半年還不難上岸。自腰以上。衣服也沒有。一件。我上岸去好做什麼。好去靠什麼人。我空想半晌。旭日已照在水上。放眼遠眺。方纔疑是烟的一帶山。高高低低。非常清楚。這山下不是有我父親的墳墓麼。那樹林間。不是我與琳姑時常散步的麼。已往之事。如照片一般。重映入我心中來。我又忽然想及松林中石下埋着的東西。就是那父親的匣子。岱五弒父之後。將金錢遺囑。一併藏入匣內。隱於石下。我發見後。單取去遺囑。仍將一千圓留着。現在一想。鬍鬚是天要救我二十年後今日之窮窘。那時特

地使我仍舊埋好的。他人未必會發見。一定依然無恙。掘他出來。買衣服。辦旅行券。從意大利土耳其亞刺伯到亞非利加。探索海滿號。旅費足夠了。我心裏一樂。便忘命的搖去。到朝晨十點多鐘。已至離岸三英里處。一想如此打扮。走上岸去。容易被起疑。并且石下之物。又不便白日發掘。還是未夜以前。在海上漂流着罷。最好安睡片刻。我一停手。覺得非常口渴。斷斷不能等到夜間。海上最困難的。是口渴。腹飢還可以忍耐。口渴是一刻也難忍的。況且我的口渴。非尋常可比。起初浸在水中。後來赤條條晒在日下。又搖了十餘英里的路。現在渴得如發熱病的人一般。喝一口鹹水。雖可以潤潤口。但是口渴時喝鹹水。宛如煤炭投入火中。熱得更甚。我曉得眼前的德刺白灣上。却有一道清泉。若待至夜間。我渴得要發狂了。上岸去喝些泉水。再回到船上。也未必有什麼危險。想定了主意。勇氣倍增。氣喘喘再搖將過去。幸虧四下無人。乃一躍上

岸。趕到泉水旁邊。俯伏痛飲。味如甘露。幾乎忘却回船。再將泉水洗我身體。到精神清醒。方始恢復我舊時的洛伯。心頭很安。便打算慢慢的回船。睡到旁晚。再行上來。剛要想走。忽然現出二位警官來。我恐怕被他們捕獲。便急急逃走。將到小船旁。已被他們捉住。我欲與他們抵抗。已被一人將我按在地上。（本書的發端。就是那時的記事。）這警官乃在此檢查秘密輸入的。即將我送往附近警署。細細盤問。諸君。你們替我想想。見了官怎樣的回答纔好。若說明事情。說因不得已之事故。在海滿號充當船員。那是官吏就要定我販賣人口之罪。恐怕雖屬牽連。總有口難分。我實在萬不得已。被岱五等使用。心中毫無慚愧之處。身上又無罪惡。官吏信了我的說話。或者就當我是伍門或岱五也。論不定。萬一能夠申說明白。我可以無罪。那是宛如殺死寧兒一般。官吏信我之言。政府必定要捕捉海滿號。追究伍門岱五等人。彼等被捕。寧兒不是第一

證人麼。所以寧兒活着。他們就無可圖賴。殺去證人。本是惡人的常事。他們在未被捕之前。必先殺寧兒。消滅一切證據無疑。所以我無論如何。海滿號中之事。絕口不提。雖死也不漏半句。若故意說謊。未免可恥。因此我默默不語。任憑官吏判斷。如因着不開口要來罰我。其罪實是在官吏。官吏可以罰無罪之人。我實無欺官欺人之罪。我也無欺官之心。始終不道一語。聽他裁判。如此我從警察交與判事。判事送往裁判所。種種的審問。到底看不出我的來歷。只得用無名氏之名。定無籍無業之罪。處我一年一日之刑。我雖不服此宣告。也無法可想。只得鎮定心中之不平。不怨也不悲。任從他們下獄。

第十六章

我在牢中一年。起初三四個月。禁卒與囚人。都很奇怪我這人。個個要打聽我的姓名來歷。所犯何罪。我只答道。忘了忘了。後來他們便呼我爲健忘人。無

名人。一年的光陰雖長。我只是在那裏想救出寧兒之法。到一年一日期滿。在第二年秋初。安然出獄。我在獄中做工。僅得二圓七角。夠什麼用呢。將來雖有方法可想。目前倒先難過去。不料剛一出獄。就有巴黎貴族袁伯爵十分好奇。因爲要探聽我的來歷。特地託裁判所贈我銀幣百圓。我一出獄。裁判所就喚我去。我恐怕又要詢問。豈意竟白給我一百圓。我喜得莫明其妙。無緣無故受人之錢。本來不是本意。此刻正在極窮困之時。好得將來總有報恩之日。即忙受領了。趕赴馬耳塞。尋一家人家不注目的下等旅館宿着。我所籌畫定的方法。我一個人到底不能實行。所以必須有人合做。然而世界雖大。竟找不到一個可靠之人。只有故鄉河梢村。還有一個正直的龔二罷了。自從那時一別。音信不通。不知他生死存亡。我此外竟無第二個人可尋。姑且先寫一封信去。說道。今有重大事件。須借重閣下。閣下若不忘舊好。速來助我。且勿問事之真相。

我須見面時始肯奉告也。下面寫法國馬耳塞某街某號某旅館某號室客人。有意隱去姓名。好在他一見我筆跡。就認得出是我的書信的。我發了信。改做農夫裝束。去取石下匣子。那松林離馬耳塞有二十五英里。往返總須二日。是日午後二點鐘。我走到小郡村。這是我父被害之時。我與岱五一同投宿的村落。走至村梢。我坐在松樹根上休息。只聽得那邊有許多村上的兒童。在那裏大鬧起來。一看原來兒童們把一輛極舊的腳踏車。正在玩弄。你搶我奪。爭個不休。這極僻靜的鄉下。那裏有腳踏車。豈非奇事。再把他一看。乃永久沉在水中之物。又銹又舊。折損之處頗多。我一見之下。疑念頓生。就走至兒童們旁邊。柔聲問那年長的道。這車肯賣給我麼。兒童們很驚訝的對我一瞧。說道。你買去也無用。此乃沉在橋下之物。壞得不堪。你萬萬不能用的咧。我道。我能夠把他修理的。況且此刻疲倦得走不動。非買不可。給你們五圓罷。說時。懷中取出

五圓。給他們看。他們面面相覷。說道。騙我。那裏肯當真出五圓。我道。決不是騙你們。當真給你們五圓。兒童道。但是我們也不曉得此係何人之物。我道。既是你們尋得的。自然就是你們的東西了。這錢應由你們去分。我將銀錢拋在地上。大家很詫異。互相謙讓道。你去拾起來。一個個躊躇不前。其中一個年長的道。長者賜。不敢辭。我來拏罷。他拾了起來。大家歡笑而去。諸君。你道這腳踏車。我爲何要買呢。我父被害之時。不是有一牧羊人。夜半瞧見上身如人。下身如車的捷行怪物。從小郡村來。又往小郡村去的麼。這不是殺我父親的人所乘之車是什麼。諸君。你道是什麼人乘的。在父親未被害以前。岱五每日出去。到日暮時很疲倦的回來。他實是避着人。在那裏練習腳踏車。殺我父親的。不是岱五是誰。我從前疑惑岱五。以爲從小郡村過去。有三四十里路。六點鐘內怎麼可以往還。總也想不出這層道理。現在是不用疑心。他瞞着人買了腳踏車。

來。練習殺害父親。世上惡人雖多。那有練習殺父練習殺妻的人呢。岱五實是父親的仇敵。我非報此仇不可。我一向只想奪還寧兒。此刻還要問他的罪咧。我痛恨岱五之心。又興奮起來。此處也不必久留。且把腳踏車隱在橋下。回來時再取。自己往松林進發。

第十七章

我徐徐行去。到夜間十一點鐘。已到松林之中。天空星月交輝。走到石旁。見依然與二十年前無異。一見此物。不禁想起父親琳姑梅姑來。又想到我自身孤獨可憐。連手也顫着。用力將石掘起。那匣子已鏽得如一塊黑鐵。拏起來。蓋已破了一半。中間沒有變動。有一千多圓。這是父親最後遺物。我一壁流淚。一壁將空匣仍舊埋在石下。金錢裝入一個袋內。這裏也可以說得是我的故鄉。所以有些不忍即去。然我是要幹大事業的人。豈可在此躊躇不前。自己把自己

一鼓勵。便急急發足。天猶未明。已近小郡村。在橋下取出腳踏車。這是將來報父仇時第一證據物。走到日暮時分。纔抵馬耳塞。我回到旅店中。方知正直的河梢村龔二。已得我的書信。有電報來答覆咧。我急將電報拆開一看。龔二還是當我主人看待。說立刻可以動身。到第六天。龔二果然來了。一見我面。卽流淚不已。他就說軍艦卡德克號沈沒一事。早傳到英國。聽說船員一個也沒有活命。龔二實是當我們父子與軍艦一同溺斃的了。說罷。又垂淚良久。這一夜我與他談經過的種種艱難。從此要奪還寧兒。追尋海滿號。應當先買一艘汽船。總之要有一項巨款。還是先到地獄礁去將卡德克號中所載的金錢撈起來。龔二本來一一聽我指揮。沒有絲毫不願。且對天發誓。願爲我出死力。又恐怕我要用錢。他已將所有的積蓄。一齊取來。共有一千五百圓。我愈覺得他出於至誠。翌日。我們卽預備。又與龔二商量。第一要不使他人起疑。第二要省費。

第三要不多費時日。一定要遵守這三條大綱。祕密往地獄礁去。第三天。我們乘着商船。赴亞非利加的突尼西地方。突尼西海邊。漁村甚多。那邊的人。一向是採取珊瑚爲生的。我與龔二也假做採珊瑚的樣子。出八百圓買了一隻小船。要採珊瑚。須雇熟悉此道的水夫四五人。但是我等乃祕密行事。不能雇用他人。只有自己二人。買好了潛水機械。若起初即赴地獄礁。就容易使人起疑。所以一星期內。每日二人至海中。略採珊瑚。遇見各國的水夫。就打聽他們可曾瞧見海滿號。其中有一人答道。一星期前。却有一隻叫做海滿號的船。停泊在此處的。船員之中。似乎有三四個法國人。（大約是伍門、岱五、寧兒、亨治等）我一聽此話。雖覺得不很確實。却曉得目的已經很近。第七天。準備了許多食物。與龔二用小舟出去採珊瑚。其實是往地獄礁去。蒸汽船也不敢近的地獄礁。用一隻八百圓的小船過去。豈不危險。幸虧天氣晴和。海上安靜。很平穩的。

達到地獄礁。講到潛水。我與龔二都是英國不可多得的人材。此刻談定交替下去。一人潛水。一人在船中管理輸送空氣的機械。第一日我先下去。卡德克號送往馬克兵營的金錢。共有二十萬圓。其中一萬圓一箱。十六箱裝在船艙內。其餘四箱。來不及裝。就安放在船長室內的。船長室內的四萬圓。船中人個個知道。船內的十六萬圓。除船長及二等運轉手與我三人外。竟無人曉得。我一想同是勞力。不如先破船艙。龔二也贊成。潛入水中。先看定船的位置。又無立足之處。打破船艙。頗屬困難。到第三日。方始打開。第四日我得二箱。第五日龔二得二箱。到第六日。已得六萬圓。還有十箱。深沈在底裏。兩個人的力量。到底拏他不起。無法可施。只得先入船長室罷。第七日。又是我先下去。諸君。這船長室。真是比地獄還可怕。

第十八章

世人往往說有鬼。我却從未見過。也有人說海底也有鬼的。我穿着潛水鎧。沈至十二尋深的地方。至船長室旁。日光已達不到。所以室內很黑暗。我四面摸索。四箱金錢。總也尋不到。再摸來摸去。觸到棒也似的二根東西直立着。我還以為是流下來的欄杆脚。不意用手一摸。柔軟如橡皮管一般。且有彈力。實在不是欄干脚。乃是人脚。但是卡德克號沈沒之時。船長室內。並沒有人。怎麼會有人。人的脚。什麼人的脚呢。我摸着嚇得亂顫。此時我久立黑暗之中。已有些看得清楚。舉頭對那人看看。那人直立不動。我也不明白他是活人呢。是死人。人死了必定橫倒的。此人立着。恐怕未必是死人。既非死人。他怎麼不動呢。我又怕又疑。再凝視他臉上。却有亮晶晶的光。似一雙大眼。然決計不是眼睛。我鎮定了心神。將他頭上摸摸。方知與我一樣。是個穿着潛水鎧的人。他也是想得船長室內四萬圓來的。諸君。這軍艦沈在此地。廣大的世界上。只有我與寧兒

及亨治三個人曉得。他也能探得其中祕密。比我捷足先登。到底是什麼人呢。怎麼曉得這裏有金錢。真奇怪極了。我如此一想。心中不禁恐怖起來。仔細觀察此人。此人確是已死。怎麼死的呢。實是將輸送空氣的橡皮管割斷的。潛水鎧上。有一條叫做性命繩。在海底忍不住之時。將此繩一拉。上面就可以將他拉上去的。此人右手握着性命繩。左手在水中空握着。他死的時候之苦楚。可想而知。我見此情形。怎麼不替他痛心。我也不管他是什麼人。姑且撈他上去。即挾着屍骸。透出水面。龔二見了大驚道。這是什麼。我道。我也不明白。你且把他將鎧解去。我說時。自己也忙解自己之鎧。忽然龔二哎喲一聲。我回頭看時。那死骸已橫臥在龔二身上。青白的臉色。非常可怕。我即道。這種東西怕得很。快把他臉上遮遮罷。我說時。剛對他臉上一看。那知此人非別。就是我的愛子寧兒。我即推開龔二。叫道。寧兒。你怎麼死了。你怎麼不醒一醒。做父親的受盡

千辛萬苦。無非要想救你。寧兒。你怎麼不語。你當真死了麼。我叫罷。頓時氣絕。不知不覺的經過了幾點鐘。到我醒來時。已日暮。我與寧兒死骸一同橫着。諸君。寧兒爲什麼如此死的呢。這也不用說了。是岱五將他弄死的。岱五從亨治口中。探得卡德克號船長室內有四萬圓的巨款。便趕來撈取。命寧兒入水取銀。到取完之後。便割斷他的性命繩。你想他在幾百尋深的海底。殺死我的愛子。他心腸之毒。還有什麼可比。我如此想着。比與寧兒生離死別還難過。所以恨岱五之心更切。恨不能立刻就去復仇。岱五岱五。你殺我父親。殺我姊姊。氣死我愛妻。還嫌不夠。與你叔父共謀。拋我入海中。再把我愛子弄死。你實是我四重五重的仇人。我若不報此仇。我怎麼對得起四個亡魂。復仇復仇。我從此以後。不過是怨恨的凝固體罷了。

第十九章

父之仇。姊之仇。妻之仇。子之仇。自己之仇。岱五實是我五重的仇敵。我今日九死一生。還生存世上。實是天助。因爲我大仇未報。惡人沒有結果。所以天助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其實不是我的生命。乃復仇的一股怨氣罷了。我的身體。如死而復生。此刻不過單單是一個復仇的器具。遇了可喜的事。我也不知快活。遇了可悲的事。我也不知傷心。一心只想復仇。身體精神。硬如鐵石。我細看寧兒之面。死得還不過四五日。并且又在鹽水之中。並不腐敗。恨恨的睜着眼睛。宛如在那裏對我訴他的怨恨。我不報仇。諒他的眼睛也未必肯閉。我還疑他尙能復活。只是喚他的名兒。再連連與他接吻。然而已死之人。怎能復活。擺在船中。直至明日晚間。毫無效驗。於是只得斷念。到夜間十二時光景。在離我們寓所六七里處靠船。在那山下埋葬死骸。此刻心中別無掛念。只想探索仇人岱五的行蹤。先在亞非利加港中搜索。一星期中。凡尋了十四五個港。或探訪

酒店。或打聽水夫。到處留心。毫無眉目。又過了一星期。經過岳萊達。到沙薩港。這一個港。真是有名無實。從沒有歐洲船進去的。不過附近的漁船避風時。偶然進來罷了。明知無益。不如姑且進去試試。港內沒有汽船。沒有帆船。却見有一艘大船橫着。我在港口。一見此船。頓時胸間奇癢。諸君。這實是海滿號。難道是我看錯了麼。定睛細看。一定是海滿無疑。我的敵人。就在這船中。我即向龔二道。在此了。在此了。龔二還不知其細。說道。你爲何顏色大變。我道。你看你看。就是那一艘船。快搖上去。龔二驚道。那就是海滿號麼。我道。是的。趕快過去。龔二道。我們就此搖過去。未免太笨了。我道。我即跳入船中。去打死岱五。說時。忙將旁邊的木棒。插入腰間。龔二道。切不可如此。敵人是一艘大汽船。這小船靠上去。他若不放梯子下來。我們怎能上去。并且他們水夫很多。又有鎗械。我們是除了切菜刀。外沒有其他的東西。我道。切菜刀也行。快取出來。龔二道。不可

不可。這是徒然的。反而要弄壞事情也說不定。還是靜靜的想法罷。我道。慢吞吞他們就要逃去咧。快些快些。龔二道。那有這種事。煤也不燒。帆也不張。怎麼船就會逃走。還是我們將帽子戴得下些。不使他們瞧見。暗暗通過他旁邊。上岸去罷。我道。上岸何用。必須跳進去殺死他。龔二道。這時候岱五未必一定在船中。大約上岸赴酒店妓院中去咧。還是報告了領事館。求他們捕捉。若趕到船上去。是有損無益的。

第二十章

我憤恨得欲立刻躍入海滿號中。後來覺得龔二之話不錯。便定了心。將帽子遮沒面部。搖過海滿號之側面。將船靠近岸旁。龔二留在船上。我獨自上岸。看附近的酒店裏。幸虧別無他客。只有一個猶太人似的主人看守在店內。我走進去。主人便操着意大利語來迎我。我幼時在法國學校中。曾習意大利語。

雖不很精。却還可以問答幾句。即用意大利話回答。吩咐了些喝的東西。少頃。向主人詢問港內的蒸氣船。是向何處往來的。主人想了一想道。不是那海滿號麼。我裝做無心閑話。說道。好像是叫海滿。主人道。那是留在港中的。並不往什麼地方去。我忙問。何故。主人道。你從外面進來。一定可以明白。不是懸着出賣的牌子麼。我驚道。那船出賣麼。船員怎樣了。主人道。我也不很詳細。此船一個月前來到此港。船中有歐人四人。將所有水夫。盡行歇去。另外買了一艘小船。去採珊瑚了。一去之後。竟不回來。那船賣去了。還要抵水夫們的薪水的咧。諸君。我聽了此話。不用說了。岱五來到此港。將海滿抵與水夫。自己託言採珊瑚。往地獄礁去。他們一個月前。到此港內。至地獄礁不過比我早得四五日。我若早一星期到地獄礁。小船與小船。便可相遇。或者可以取還寧兒。遲了一步。竟將我愛子弄死。竟將他們的行蹤失去。真是可惜。目下事已成事。不必多問。

即忙付了錢。走出店門。回到船上。向龔二說明此事。龔二也深悔未曾早到地獄礁。此刻悔之無及。還是趕緊再行追趕。勿蹈此次覆轍。現在向各處去探他們的行踪。那麼到什麼地方去尋覓他們呢。他們既將海滿號付與水夫。可見得目下暫時決不航海。在海上得了許多不義之財。必定在陸上去奢華度日。陸上最奢華。要推法國巴黎了。所以他們的去路。定在法國。莫非他們從地獄礁一直線赴法國麼。法國是保護貿易之國。港內出入。很爲嚴重。他們攜着許多金錢。不把他問得清清楚楚。斷不許他們上岸的。所以他們必從意大利登岸。意大利登岸之後。再設法歸法國。他們大約是如此去的。龔二也以爲如此。我們即忙出港。從此到一島。問一島。到一港。問一港。後來到納白爾地方。這裏外國人最多。或者容易有些頭緒。我幸虧船中尙有珊瑚。就算是從非洲回來的英國珊瑚商人。命龔二守着船。我天天在旅館菜館茶館等處探訪。聽說

近來這裏有一英國紳士。墜入佩希皮司山的噴火口中去了。這些新聞。並不在我心上。我只是求與那些堂倌茶房們親熱。那知也無功效。岱五等數人。竟無人曉得。試了十日。我想要改變方針咧。傍晚回到船上去時。途中遇一乞丐。向我乞錢。口操着不熟的意大利語。我覺得他語氣中。還帶些英國口音在內。我回頭向他一看。那知竟是海滿號中船員之一。此人非別。乃與我一同在軍艦卡德克號上地獄礁遭難時。一同被海滿救起來的愛蘭水夫亨治。

第二十一章

我見是亨治。未免驚駭。此人在寧兒被害之時。一定還被惡人們手足似的使用着。在此相逢。實是大幸。我即叫道。你不是水夫亨治麼。亨治比我更驚得利害。退後數步。默默對我看。我走過去道。亨治。你別驚嚇。我是洛伯。是從海滿號上投入海中的洛伯。亨治精神稍定。說道。你是怎樣遇救的。我還當你是鬼。

咧。亨治說時。還有怕我的樣子。一步一步退下去。他心中明明知道寧兒被害的事。所以不安。但是此刻我若放他逃去。實是失去重要的綫索。我特地和聲說道。突然遇你。我何等快活。我看你的樣子。肚中一定很飢。我們一同去吃東西罷。你也不用客氣。我們同過患難。本如親兄弟一般的。前面就有館子。快些去罷。說畢。攜手同行。他也無法推辭。從我入館子中。我暗想此人明明曉得我兒被害。他假做不知。見了我。還不告我。真可恨極了。但是臉上一點也不露出來。喜洋洋的說道。我與你再能會面。真是想不到的。我是幾乎葬身魚腹。大約游泳了兩點多鐘。方被漁船救起。總算保全性命。至今還逗留在此。毫無善狀。後來海滿號怎樣。我一見你的面。第一先要打聽海滿號。你且喝了一盃。詳細告我。亨治見我一問。愈覺不安。連連喝了幾盃酒。有些醉意。勇氣也隨着回來。他揩揩額上的汗。說道。我也是被海滿號船長拋撇了。獨自一人在此。要回本

國。又無旅費。所以弄得竟成了乞丐了。原來愛蘭人。本來很肯說話。肚中一點隱藏不住什麼的。喝醉了酒。自然更甚。我曉得他肯直說了。卽道。你遇了我。就不打緊咧。我二人同過患難。本親如兄弟。我一定可以帶你回去。我此刻最要緊。是要探聽寧兒的所在。你須明白告我。只消你肯直說。我決不使你再如此吃苦。海滿號怎樣了。寧兒現在在那裏。亨治一時難以回答。垂頭流汗。竟不敢抬頭看我。他不知想到了什麼。突然立起來。禱告神明。然後走到我面前。說道。我實在對你不起。永遠瞞着。也無益處。我明知是惡事。竟甘心被惡人們使用。所以現在卽受天罰。以致身爲乞丐。但是事出無奈。只得聽他們指揮。望你恕我。我見亨治將要漸漸的吐出實情來咧。便鎮定心神。聽他說話。他道。你落入海中之後。可憐寧兒。哭得幾乎發狂。伍門與岱五。互相安慰他。那二人真是天下絕頂的惡人。那一夜恰是我值夜。所以伍門投你入海。我都曉得。若將實情

密告寧兒。寧兒一定要自尋短見。不願活咧。所以我假做不知。不道隻字。現在想想。實是我的不是。寧兒不知他們是惡人。見他們的假慈悲。信以爲真。當他們父母一般的尊敬着。只管供他們使用。這都是我的不是。實是我害他的。亨治說到這裏。我假做不明白。說道。怎麼是你害他呢。地獄礁上。我救你性命。想必你還記得。那是你一定代替着我。保護寧兒的。地獄礁你忘了麼。諸君。地獄礁乃我救亨治之處。也是寧兒被害之處。亨治聽見地獄礁三字。非常恐怖。伏在我面前道。望你恕我。我知道亨治已肯直說。卽喝道。惡人。既往不咎。姑且饒你。你快些一一招認出來。寧兒在海底被害。我早已知道。你瞞我也無益。你如肯招認。我當救你。

第二十二章

亨治聽得我說寧兒在海底被害。早已知道。他頓時臉色如土。身體鬚鬣風吹

老樹戰慄不已。說道：「我一句也不敢瞞。干乞饒我。第一是我不應該向他們說。卡德克號船室中有金錢載着。然而還想不到令郎有性命之憂咧。一同到地獄礁。岱五使令郎潛水。二日之中。四萬圓一齊取得。後來他們向寧兒說。船中恐怕還有些什麼貴重的東西。你再去尋覓一下。這一句話。就是他們的惡計。自從你投入海中之後。寧兒敬他們如父親一般。說一句。依一句。總不違背。這時候不知何故。他有些不願下去。說道：「下面一些也沒有什麼了。并且我此刻覺得海中可怕得很。他雖力辭。竟被他們甘言蜜語一騙。又入海中。潛入之後。岱五向伍門丟個眼色。忽然停止送空氣的機械。我在旁邊大大吃驚。說此機一停。海底的寧兒。怎麼可以呼吸。此時他們恨恨的向我說道：「你懂得什麼。可憐寧兒一定在水中非常苦楚。將性命繩強拉。伍門岱五只是笑盈盈在那裏快活。後來見時機已至。岱五懷中取出小刀。將空氣管性命繩。一併割斷。我恐

怖過度也說不出半句話。茫然看着。他們二人便開船。趕到這納白爾來。諸君。我聽了亨治之懺悔。心中何等痛苦。卽喝道。他們此刻在何處。亨治道。現在活着的。只有岱五一人。伍門是死的了。也是岱五將他弄死的。我忙問爲什麼要弄死他。亨治道。你沒有聽見過麼。近來有個英國旅客。陷入噴火口中。那旅客就是伍門。伍門落入噴火山的噴火口中死了。他們到了此地。裝做英國紳士模樣。宿在大旅館中。第二天。就去尋訪名勝古跡。第三天。我們三人之外。再帶一個引路人。一同登佩希皮司山。走到十分之六。引路人說不能上去了。岱五有意要想殺害伍門。伍門也有心要想殺害岱五。所以不聽引路人之勸。只管上去。不到一分鐘。岱五急青着臉下來。說道。不好了。你們快來。我們不知何事。趕去一看。上方十丈處山上。噴出一種熱的鐵汁來。叫做火漿。水也似的流着。伍門大約是被岱五推入其中的。自膝以下。已深深陷入。他立在中間亂動。痛

苦不堪。腿上漸漸焦爛。不能久立。便倒在鐵汁之中。他身體很重。所以一倒下。去。立刻沉沒。唯見一股白烟。大約骨肉一齊熔去。臭得不堪。至今想想。還令人毛髮悚然。亨治說完。我嚇得混身冷汗直流。卽問道。岱五後來怎樣了。亨治道。岱五下山。將我與引路人爲證人。去報警察。他推伍門下去。本無憑據。所以此事安然過去。他到第二天。也不願再留在此地。將我辭歇了。向土耳其出發。他辭歇我。薪水一文也不給。我打算去控告。又恐怕連累。因此二星期間。只是在街上行乞。你老先生肯恕我罪惡。我願效犬馬之勞。報答你的大恩。我聽了他的話。暫時不答。胸中打定一個主意。就帶亨治回到船上。翌日。將船拋棄。我與龔二亨治。同赴土耳其去追岱五。卡德克號上取出來的六萬圓。動身時存在銀行內。隨便到什麼地方都可以支取的。一到土耳其。探得岱五已赴埃及。趕往埃及。岱五剛在一星期前赴法國。我們也卽向法國馬兒塞出發。諸君。我們

繞了許多路。又回到法蘭西來了。我也很打算在這繁華的中心。殺死岱五。報我五重怨讐。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育部審審

通俗教育小說

孝女耐兒傳	愛國一童子傳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	馨兒就學記	社會小說冰雪姻緣	政治小說模範町村	義俠小說義黑	社會小說塊肉餘生述	教育小說孤雛感遇記	教育小說埋石棄石記
林紓	林紓	林紓	天笑生	林紓	林紓	林紓	林紓	天笑生	天笑生
三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大本六册 小本二册	一册	一册	大本前編二册 小本續編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元四角	七角五分	九角	三角五分	八角	三角	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文 藝 叢 刻 五 種

宋 元 戲 曲 史

一 冊 六 角

戲曲者。社會之歷史。教化純駁。風俗貞媿。於以寄焉。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考鏡。本書為海寧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梨 園 佳 話

一 冊 五 角

王夢生著。是書專論今劇。凡四章。第一章概論京調徽調并及崑曲。子目二十有四。第二章專論京調各齣之唱法。子目三十有二。第三章前清咸同以來京師名伶小史。子目五十九。第四章結論。子目二十八。此書筆墨腴潤。條理分明。與宋元戲曲史及顧曲塵談合讀。可以見雅樂之盛衰。觀國風之今昔。不僅供顧曲者研究已也。

西 洋 演 劇 史

一 冊 二 角

許家慶譯。本書論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於現代。論古今文豪名伶之負盛名者。自英俄德法以至於比利時挪威。極簡明又極詳贍。其論戲劇之趨勢。謂由文學而變玄妙。由玄妙而變寫真。皆本於發揮良知之作用。持論之精。得未有會。

讀 畫 輯 略

一 冊 四 角

玉獅老人著。是書著者工書善畫。生平所見名蹟絕夥。即本其曾經寓目之名人手蹟。著書四卷。約十萬言。第一卷辨古今名蹟之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曰宋元明。曰清。曰並世名手。上下古今。搜羅略備。開卷披閱。則於讀畫之法思過半矣。

小 說 叢 考

二 冊 八 角

錢靜方編。本書專考究舊小說之原委。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窮源竟委。博引繁稱。凡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亟宜手此一編也。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三編

地獄礁石

冊

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地獄礁下冊

第二十三章 以下乃著者口氣

諸君。洛伯帶着龔二亨治。追趕岱五。又回到法國。打算在繁華的中心巴黎市上。報此五重大仇。未到巴黎以前。洛伯用自己的筆記述的。既到巴黎以後。洛伯隱身何處。無人知道。岱五作何生理。也無人曉得。要洛伯岱五再行出現。不知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又不知二人是活着出現呢。還是死後屍骸出現。還是壯快的決鬪呢。還是悲慘的復仇。洛伯與岱五究竟遇到遇不到。詳細情形。只得用在下的脣舌來演述了。却說去年十一月中旬。巴黎一班遊蕩的貴族們出入的某俱樂部。每夜必有巨賭。當時有個少年。乃某伯爵之子。家道最富。會員之中。個個想捲盡他懷中的金錢。少年又是賭博的名家。天天有勝無

敗。最多的一夜。竟得了一萬多圓回去。有一天。少年也是大勝特勝。腰懷巨金。得意洋洋。在夜間三點鐘纔出俱樂部。從此不知去向。有的說投河身死。有的說逃往外國。父母託警署搜索。用盡種種手段。也是毫無結果。一星期後。有人見少年常用的一冊雜記簿。落在練兵場上。於是斷定少年遇着路上搶劫財物的人。將他殺死。把屍骸拋入山陰河中去了。從此俱樂部中的人。大勝之時。深夜不敢回家。甚至有雇着警察衛護的。但是一過二星期。這一句話。漸漸無人提及。倒又出了一件奇事。會員中有個陸軍士官某君。一夜中勝了五千圓。到夜半兩點鐘光景。走過練兵場。後面突然有人將他打倒。盡奪他懷中的金錢而去。到士官爬起來。歹人已經逃去。無法可施。第二天去報警察。警察見少年貴族之事未了。又出了這一樁案。那裏可以輕視。更加盡力偵探。不知怎樣竟一點也沒有端緒。於是俱樂部中的會員。暗暗奇怪。無論歹人怎樣利害。那

裏會曉得俱樂部中誰勝誰負。他怎麼如此詳細。專去劫奪那獲勝的人呢。有人說。必定俱樂部內有人與歹人私通。見何人得着巨金。便去暗暗通知他的。警察署內。也是如此疑心。暗中派人偵探俱樂部內的小使。也毫無可疑之處。此事鬧了一星期。又漸漸消滅。剛剛無人提及。不料又出一件大事。此次是俱樂部內的副會長。平日常常負的。惟獨這一夜竟得了七千圓。到賭罷人散。此人向大眾道。諸君。大勝的人。必定會遇到搶劫的。就是搶劫。那裏會曉得我有七千圓呢。萬一他能夠曉得。那纔是真的不可思議。我今天倒要嘗試嘗試。打算末了一個回去。此人特地等大家回去後。方始出俱樂部之門。說也奇怪。此人出了門。行不滿百步。已經被人打倒。七千圓盡行奪去。頭上負傷甚重。第二夜。竟不能到俱樂部中來。會員們個個驚異。一同圍爐談論。其中有個好奇的人。立起來道。諸君。今夜我們何不加倍賭博。占勝的人。最後出去。若再遇劫奪。

一定是俱樂部中的小使們與歹人私通着咧。就可以設法追究。那是隨後可以商量的。加倍賭博。你們贊成不贊成。大家本來沒有什麼事消遣。即附和道。贊成贊成。這位發起的人。你道是誰。就是洛伯受無名氏之裁判時。贈洛伯一百圓的好奇人袁伯爵。於是一同入打牌室去爭勝負。真真事情湊巧。發起人袁伯爵。居然獨勝。到兩點鐘。已得一萬六千圓了。

第二十四章

占勝的人。應當試驗盜賊。須最後回去。加倍的爭勝負。發起人袁伯爵竟自身獨勝。會員們大家覺得有味。向伯爵道。你今夜斷不可乘馬車。快叫馬車先回去。一個人說了。第二個接着道。當着我們。他也決不敢坐馬車。不過馬車回去後。在街上搭街車也是一樣的。我們應當留一人監督他。使他不得取巧。另外一人道。是的是的。我們當留出一人看他是否步行。只消看他出們時不雇車

子就得了。這一句話。大家贊成。於是抽籤選出一人。監視伯爵是否步行。抽中的紳士。叫做彭克邇。這彭克邇。從南美洲奉着某政府之密命而來。入這俱樂部。還不過兩個月咧。此人年近五十。心如少年。善與人交。頗受大眾歡迎。到來年此人一定被選爲俱樂部幹事了。不知何故。袁伯爵不愛此人。僅僅在打牌時與他交談。此外竟不與他講話。這且不提。袁伯爵與彭克邇須等衆人散後。再走。打算先吃些東西。命小使備酒肴來。彭克邇也有些飢餓。於是同桌大嚼。其時彭克邇徐徐談那旅行外國的事。講得很有趣。袁伯爵聽得幾乎將今夜的事忘掉。食畢還與他長談。忽然鐘鳴四下。他方始留心。說道。我忘掉了。鐘上已打四下。正是盜賊出來的時刻。我們去罷。說罷。立將起來。彭克邇道。你去聽他們做什麼。萬一鬧出什麼事來。如何得了。他們又不是與你賭東道。不過說笑話罷了。你別當真。我不說出來。有誰曉得。還是坐着我的馬車去罷。好得我

二人本是同路的。袁伯爵道。謝君厚意。但是我那裏對得起人。我既與人約。必須步行回去。你放心。你獨自歸去罷。彭克邇道。我也不是要阻擋你。此事很危險。你別如此固執。袁伯爵道。一點也不危險。彭克邇懷中取出手鎗。授與伯爵道。那麼我借一枝手鎗給你。你手中只有一根杖。那裏濟事。伯爵見他十分要好。便借他的手鎗。彭克邇喜道。是啊。萬一遇到什麼。我那裏對得起你。你務必十分注意纔是。說罷。又再三叮囑。然後跳上馬車先去。袁伯爵隨後出門。正是月光皎潔。他便低聲唱歌。徐徐行走。約走了半里路光景。那四點鐘時候。本是最靜的時刻。好奇的袁伯爵。走幾步。回頭看看。瞥見後面離着一丈處。有一個人影在那裏跟我。或者是平常的行路人也論不定。伯爵走入小路。他也入小路。伯爵行得急些。此人也急些。實是跟定着伯爵咧。伯爵年約三十。正是血氣旺盛之時。不過一向不知武藝。所以有些恐怖。一心要想離開這人影。又急急

行了半里光景。有人忽在伯爵頭上重擊一下。伯爵來不及舉手鎗。已跌倒在地。歹人即忙探手入伯爵懷中。將今夜所得的一萬六千圓銀行券。盡行奪去。袁伯爵並非氣絕。不過打了一下。弄得頭腦糊糊塗塗。連歹人的面貌也看不清楚。到醒來時。已有人將他抱起。尙未瞧見是什麼人。只聽得此人說道。我遲了一步。已經不及。可惜可惜。說罷。此人就去。袁伯爵雖聽得此人聲音。却又沒有瞧見此人面貌。那麼歹人是誰。這遲一步的又是誰呢。

第二十五章

袁伯爵不過好奇。要想親遇盜賊。那知弄得性命都幾乎失去。這是自取其禍。並不怨人。到清醒後。立起來細細摸摸。身上別無重傷。不過頭部擊打處覺痛罷了。再一摸懷中。那挾銀行券的一冊簿子。已經失去。這可見得是盜賊的行爲。如此看來。一定俱樂部中有人與盜賊私通。預先把得勝的人通知他的。伯

爵又想方纔跟在我後面的是什麼人。他與我離開一丈多路。實在不是盜賊。盜賊乃另外一個。是早已伏在這裏等候着。那麼跟我的人。或者是監督着盜賊的舉動。是一個偵探。他見我被擊。趕將過來。要想捕賊。賊已逃去。所以他說遲了一步。已經不及。可惜可惜。說罷而去。不對。他若是偵探。應當向我詢問各種事實。怎麼抱了我起來。飛也似的逃了。伯爵竟莫明其妙。時候已很不早。便拍拍衣上灰塵。回家安睡。直睡到明晨十點鐘。正在想起昨夜的怪事。見枕畔小桌上。有一封信。一個包。伸手取信來一看。見信封上單書袁伯爵。下面既無發信人姓名。又無郵局消印。一定是差人送來的。伯爵好生奇怪。叫僕人來一問。說今天朝晨。有人將信與包拋進門來的。詳細情形。也不明白。不如先看看內容。打開包來。見是一千圓的銀行券十六張。恰與失去之數相同。伯爵更爲奇怪。拆開信來。乃是尋常的紙張。只見寫着道。

袁伯爵閣下。此款可補閣下所失。望勿謙遜。任意使用可也。

別無姓名月日。什麼人所做。一點也不明白。筆跡是男人所寫。且很粗暴。難道昨夜跟我之人。確是偵探。他已替我查得了麼。然而既是偵探。他又何必隱名投函呢。不如去報了警察。再作計較。於是起身穿衣。一想報了警察。被報紙上登載出來。豈不引人笑罵。只得再坐定細想。一回兒心中大所有悟。拍手道。明白了。無非是俱樂部中之人惡作劇。有意嚇我。當真的盜賊。自然目的在金錢。他裝做盜賊。不過嚇嚇人。所以將錢還我了。有趣有趣。我總算是好奇的人。不料俱樂部中更有比我好奇的人。此人不知是誰。但是如此將人玩弄。未免太過分些。我假做不知。絕不提。等他們掃興了。自己就會說出來咧。他打定主意。到夜間裝做若無其事。仍往俱樂部去。

第二十六章

袁伯爵以爲劫奪金錢。乃俱樂部中人之惡戲。就要想看破此人。第二夜。依然到俱樂部去。今夜正是大家要打聽伯爵的消息。一見伯爵。大家齊道。昨夜怎樣。伯爵淡然道。一點也沒有什麼。世上的事。往往你預備着前去。就恰巧遇不到。大家聽了此話。都很奇怪。有的說這真不可思議。有的說這也是意中事。有的說也是伯爵僥倖。一人說伯爵一定違了約乘馬車回去的。正在評論。那彭克邇已到。說道。不然。我是昨夜公舉的監視人。代理諸君監視伯爵去的。並非乘馬車。我還勸他與我同車。他說對不起衆人的。一定要步行。此事我能保證。大家聽了彭克邇之辯駁。都很滿足。一人道。那麼昨夜歹人並沒有知道伯爵占勝的。一人道。以前也未必是曉得了何人占勝。然後劫奪的。不過被劫的人。恰是占勝的人罷了。一人道。那是只好說歹人的運氣好。一人道。是啊。會員中又無人向歹人通知。怎麼會曉得什麼人大勝的呢。如此大家不過想像。無人

去細問。又不像串通了故意戲弄伯爵。伯爵自己覺得錯了念頭了。昨夜實是
真的盜賊。並非會員們惡戲。那麼會中必定有人是真的盜賊。或向盜賊通信
的。這樣親親熱熱交際的人裏頭。若真有盜賊在內。那還了得。決不放他過去。
必須要看破他纔是。我當盡我心力來探索此事。不過探索之舉。若向人說明
了。歹人就有預備咧。還是我獨自一人祕密觀察罷。這一夜。照常歸家。翌日起
身。即取出會員名簿。一一檢閱。個個是有來歷的貴族紳士。大半是比我富比
我貴的人。絕無可疑之人物。只有彭克邇一人。是南美洲人。他的履歷。不很明
白。只得先從此人偵探起。此外沒有他法。又查彭克邇是何人介紹入會的。乃
與我自幼親如兄弟的好萊侯爵帶他入會。於是即往侯爵處詢問底細。那知
侯爵也不很明白詳細情形。從前遊歷非洲時。與他一同宿在土耳其的旅店
中。大家談起來。便同歸法國的路。上一同遊覽各地。非常親熱。一到法國。他就

請求介紹入俱樂部。他的歷史。全不曉得。不過土耳其亞非利加等話很熟。途中頗叨他的光。因此替他作介紹書。此人也別無怪異之處。生活很奢華。遊樂等事。都與上流社會人交際。金錢極闊綽。家中有二輛馬車。六匹馬。不過從沒有招朋友到他家裏去過罷了。邀朋友在家中宴會。乃上流社會之常事。彭克邇沒有此事。這是什麼緣故。袁伯爵心裏一疑。便覺得此事實實在可疑。從此當練習偵探術。去偵探彭克邇的來歷。明日專心從事於此。

第二十七章

袁伯爵此後的方針。第一在探查彭克邇的來歷。要探此人。應當先跟隨他。暗暗看他往那裏去。我的姿態。必須變換一個樣子。然而伯爵那裏懂得這些事。假髮怎樣用法。面色如何變化。不過見舞台上伶人變換形態罷了。我自身那裏會變。只得去請教優伶。從事練習。明天。往一個向來熟識的女優家中去。學

習衣服之穿法。假髮之用法。顏面之化粧法。練習了兩個月光景。自己就能夠扮着各種人物。走入熱鬧之區試試。竟無人看得出破綻了。扮了一個馬夫。就是真馬夫見了。也當他同業看待。如此去探彭克邇。沒有什麼恐懼了。有一天。扮做大戶人家的門公模樣。在彭克邇住宅的近旁徘徊。那邊全是貴族紳士的邸宅。別無小的房屋。只有彭克邇住宅的對面。有一家小酒店。店主人昔日曾在貴族人家當差。現在在貴族社會。很有些面子。下人求他介紹的。不計其數。一想與這主人談談。探聽探聽彭克邇平日的情形。或者可以得到什麼意外之事也論不定。於是進去喝酒。喝了一回。向主人道。我在八年前。曾在這裏當過差。主人死後。就雇在一個美國紳士家裏。現在紳士已歸美國。身體閑着。要請你老人家保薦保薦。不知有相當的人家沒有。主人道。是啊。待我留心着。或者能得到好事情的。你若立刻就有。那是找不到的。伯爵道。對面的一家。

聽說主人叫彭克邇。是南美人。下僕還不多。你熟識麼。主人道。是啊。聽說是南美人。但是非常古怪。曾經旅行過非洲。帶着兩個黑奴來的。當他們馬夫使用着。不知何故。不雇用法國人。此外還有一人。專司看門的。也不是法國人。好像是愛蘭人。名叫亨治。此人最喜喝酒。常常到這裏來喝的。不過與我不要好。所以不與他交談。我看你一樣的當差。到底是純粹的法國人家好。將來我替你留意。這一家請你別盼望罷。伯爵道。其實我欲投靠入這一家。特地打聽你的。你既如此說。只得請你另行設法。大約不久總可以得到好地方的。二人又談了幾句閑話。也打聽不出什麼要事。只好付了賬出去。再在彭克邇家宅的周圍瞧瞧。見後庭有一狠奇怪的潛戶。彭克邇若夜間做那劫奪的事。一定從這潛戶中出入的。但是只有這潛戶。還做不得證據。這一天。只得就此回去。緩日再行細探。

第二十八章

袁伯爵密探彭克邇之行動。還恐怕被他人覺得。所以每日照常到俱樂部。與彭克邇等依然打球打牌。有一夜。正在賭博。將近晚餐時刻。要預備晚餐。喚僕役長來。對他說道。今夜在此晚餐。將我的名記在飲食賬上。僕役長答應而退。賭畢。走入食堂。要查查今夜是那幾個人在此晚餐。萬一有我不合意的人在內。我就塗去我的名兒。上館子去吃。取了飲食簿。看看各人姓名。那知簿子上的字。使伯爵大吃一驚。這字實與送銀錢的信。是同一筆跡。伯爵一壁驚。一壁細看。實與無名的書信。出於一人手筆。這簿子若是僕役長所寫。那是書信也。是他所寫。如此前夜跟在我後面。說來遲一步的。也是此人。送還銀行券的。也是此人。僕役長爲何做出這種怪事來。伯爵不勝疑惑。再叫他來。對他臉上凝視。他不慌亦不怯。書信若是他所寫。他臉上必有幾分瞧得出。此刻一點也沒

有。這是什麼緣故呢。伯爵看他的樣子。年約四十五六。人很沈靜。是個平常的僕役長。不像盜賊。不像惡人。伯爵想了一回。懷中取出無名書信給他看。說道。你記得此信麼。僕役長照信上文句。讀了一遍。訝道。不錯。與我的筆跡很相像。但是我沒有寫這種信。伯爵心中却狠疑惑。不過無言可問。多問也不很方便。卽點點頭道。原來如此。也不說下去。食畢。他還懷着疑。出食堂。入幹事室。向幹事問僕役長之來歷。亦知有相當之人介紹。已雇用半年以上。名喚龍沙。一向旅行外國。因此外國語很熟。氣質正直。作事頗勤。從來沒有請過一天假。現已升至僕役長。他的行爲。毫無缺點。不過時時在那裏憂鬱。乃是美玉之瑕。此外竟沒有什麼異樣的地方。伯爵打聽了一回。就此出去。心中暗想。龍沙與彭克邇。竟有相似之處。他雇入俱樂部時。恰與彭克邇進俱樂部。是同一時候。他一向旅行外國。彭克邇也是一向旅行外國。他熟諳外國語。彭克邇亦然。此人莫

非是彭克邇的爪牙。特地使他雇用。在俱樂部內的麼。叫他留心觀看會員的舉動。有何人獲得大金。就去通知盜賊。那麼他爲什麼要還我金錢呢。伯爵愈想愈疑。以爲我欲探彭克邇。當先探這僕役長龍沙。龍沙究竟是誰。彭克邇到底是什麼人呢。

第二十九章

伯爵既疑及彭克邇與龍沙。便先向俱樂部問明龍沙宿所。方知離俱樂部不遠。是一家下等旅館。袁伯爵卽去問旅館主人。主人不知其細。但知從六七個月以前到此。每日赴俱樂部去。午後四時出去了。須明晨六時半回來。別無朋友來訪問。他也沒有其他職業。此間的宿費。每月先付。不欠半文。在家時。在房中一步也不出來。不知是睡着呢。醒着。袁伯爵聽了此話。更爲詫異。俱樂部中的僕役。都是間日去辦事的。龍沙怎麼每日出去。午後四時出門。到明晨回來。

呢。他一定瞞着人。有什麼怪事。不如我再化着裝去探他的行蹤。翌日。袁伯爵扮做一個商家小使。從夜間十一時起。在俱樂部門口徘徊。其時很有幾個自己熟識的紳士。瞧見了都不奇怪。伯爵暗暗歡喜。曉得化粧術已很精。只是等候龍沙出來。鐘上打過十二下。龍沙事情已完。獨自出來。等他走過了一二丈路。暗暗跟在他後面。他並不覺得。他垂首徐行。似乎心有所思。時候已近一點鐘。路上行人漸少。街燈之光。照得很清楚。袁伯爵靠在陰處跟隨。彎彎曲曲。到一點半鐘。至夢得馬坡附近。伯爵暗想。且看他往那一方面去。只見龍沙垂着首一直綫走去。頭也不回。竟上坡子。夢得馬坡上。樹木繁茂。各處有別墅。夜間非常寂靜。卻是盜賊適當的所在。今夜到此。不知做些什麼惡事。輕輕跟上去。龍沙在一家別墅庭前。懷中取出鑰匙。在潛戶上開鎖。伯爵奇怪不堪。見他宛如入自己家中一般。很鎮靜的進去。從此絕無聲音。等了一點多鐘。龍沙不再

出來。這一定是盜賊密會的場所。觀察此屋構造。乃昔日大戶人家的住宅。造得很精緻。不過連年失修。雜草叢生。風侵雨蝕。衰敗不堪。大約好久沒有人住着。再想看看這房屋的四面。怎奈這裏非常冷靜。沒有一盞燈火。後面全是樹林。夜間咫尺莫辨。伯爵暗想不如明日白天再來細探。今夜就此回去。明日並不化粧。在上午十點鐘。仍由昨夜的路到夢得馬坡。一看那住宅。果與昨夜所見無異。荒廢不堪。但是面積很大。昔日定是貴族紳士之別墅。伯爵想向人打聽打聽。近旁又找不到人。將這房屋環繞了三四周。叩叩前後門。裏面似乎沒有人。伯爵剛要回去。見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婦。在後面呼喊。此人大約是住在附近的。他向伯爵道。這是空屋。並無人住着。袁伯爵柔聲道。不對的。有個叫做龍沙的人。確是住在這屋內的。老婦道。附近並沒有叫龍沙的人。我住在這裏已有十五年了。這屋內從沒有見有人住過。袁伯爵道。屋主不明白麼。老

婦道。屋主人好像是外國人。我也不狠詳細。你若買這房屋。那是不如買我家的來得合用。我家現在正打算要賣去咧。伯爵道。並不是要買房屋。不過是打聽龍沙這人。老婦道。並沒有龍沙這人。從半年前起。卻有人出入。大約是屋主的主人。附近也無人曉得他的姓名。說罷而去。

第三十章

老婦去後。伯爵呆立半晌。此外別無探索方法。只管立在此間。也屬無益。還是回去罷。但是事情愈探愈奇。龍沙爲何在夢得馬坡的怪屋中出入。他進去做些何事。可疑之處很多。要把他樣樣探得明明白白。實是難事。只有平日留心察看。不可心急。從此袁伯爵出入俱樂部中。只是留心紳士彭克邇與僕役長龍沙。然而彭克邇做彭克邇的紳士。龍沙做龍沙的僕役長。二人不像暗中有什麼陰謀。又不像私下狠相熟。後來袁伯爵興味漸淡。以爲這些事。都從我多

疑上來的。然而會員中依然遭遇盜賊。新來一個鄉下富翁。將五千圓金錢。藏在打牌桌的抽屜內。竟會盜去。與他同桌賭博的。是只有副會長與彭克邇袁伯爵三人。三人之中。必有一個盜賊在內。幸虧此事沒有聲張出去。袁伯爵疑念更濃。一想萬萬不能緩緩的留意。我必須闖入夢得馬坡的怪屋中。看看龍沙的室內情形纔是。明日他又扮做小使模樣。夜間九點鐘出去偵探。這一天。恰巧俱樂部內龍沙不是值日。必定在那怪屋中的。剛到夢得馬坡。天氣大變。風雨交加。雖在黃昏時候。行人已很少。伯爵屢次要想回去。後來以爲大風雨之時。反容易偵探。遂冒着風雨。到十一點鐘。剛達夢得馬坡。細細看他的圍牆。後庭牆內。有一大樹。樹枝低接牆端。弔在枝上。好得樹枝狠強。身體已入牆內。雖看不清楚什麼。覺得後庭很廣。方向頗難辨別。摸索半晌。方從草中走至室門口。擡頭一看。樓上窗內。有燈光漏出。這是龍沙的臥室。他在室內。一定做着

一件什麼事情。很想看破他的秘密。無奈沒有梯子。不能上去。若走至門前叩門。叫他來開。倘使龍沙當真下來開門。我如何回答。不是要起他的疑。更使他防備麼。此法不行。想了一回。見離我五六尺前。有幾棵大樹。不如攀登上去。觀看窗中罷。自己暗暗點頭。走至樹旁。選了最低的樹枝。也不管衣服損傷。爬上樹去。一回兒已達到比窗還高三尺的所在。將足騎在枝上。背靠在幹上。兩手握定左右二枝。把身體擺穩。幸虧風聲雨聲。早把我的聲音遮蓋過去。於是向窗內望室內情形。更是袁伯爵所夢想不及的。龍沙的怪異。竟出於伯爵意料之外。

第三十一章

袁伯爵見樓上一室甚廣。中央懸掛一燈。燈光照處。四壁俱黑。非常淒涼。一男子屈膝伏在地板上。口中喃喃。如在那裏拜跪禱告。這男子竟是龍沙。伯爵更

不明白了。世上雖有種種宗教。那有深夜避着人拜跪的呢。再看他對什麼東西拜着。見黑的壁間。有一件黑的東西。豎着。龍沙是向黑的東西拜跪。黑的是什麼東西呢。形狀似人。其實不是人。又像泥塑木雕之像。細看時。又不是龍沙拜的。乃是一具舊鎧。潛水用的舊鎧。龍沙爲何要拜這怪東西。實在不明白。他的樣子。又不像瘋狂。實是很至誠的祈禱着。熱心過度。甚至流淚。袁伯爵正在觀看。不意樹下忽有足聲。什麼人闖進這屋中來了。向下面一看。暗中果見有兩個人影。將走至室門口。伯爵非常詫異。靜觀二人舉動。二人卽叩門。裏面似已久待。卽問道。是誰。二人中一個身材稍高的應道。是瓊司。應聲而出的。像是下人。秉燭開門。此時燭光照在二人臉上。見那身材稍高的。就是很怪異的紳士彭克邇。還有一人。却不認得。大約是彭克邇的僕人。如此一想。毫無可疑之處。彭克邇與龍沙。在俱樂部內。假做很不熟悉。其實乃是同黨。在這怪屋內聚

會。商量惡事。但是他們究竟在此做些什麼事呢。向樓上一看。方纔開放的窗。已經關閉。連燈光也不見。這是龍沙見同黨到來。恐被外面瞧見。特地關的。袁伯爵又守候了兩點鐘光景。窗竟不再開。屋內也頗靜。大約一同安睡的了。今夜探得了這一點。也可以過去咧。其餘緩日再來探罷。伯爵想定主意。便從樹上下去。他若能再在樹上等候二十分鐘。就可以瞧見一件極可怕的事情。他如此性急。又不能說是可惜。又不能說是幸福。伯爵摸至牆畔。知門已深鎖。仍舊從樹枝上出去。一不小心。竟從門頂上跌將出去。不幸將頭撞在門外一塊鐵的拭靴板上。額部竟打破一條。雖暫時氣絕。好得立刻就醒。揩揩血回去。將傷處敷了藥。疲倦不堪。便入牀安睡。鐘上已打三下。

第三十二章

翌日。袁伯爵過十點鐘起牀。想起昨夜之事。心裏很掛念。卽往俱樂部去。前額

之傷。深隱入帽子之中。在俱樂部內等到夜半一點鐘。不知怎樣。惟獨這一夜彭克邇不來。龍沙也不見。心中好生奇怪。又不便問人。只得獨自回去。翌日八點鐘醒來。此時鈴聲大振。大約下僕走開了。無人去開門。又不能置諸不顧。只得自己起來開門。見是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問道。你就是袁伯爵麼。伯爵點頭稱是。此人道。我是奴萊氏打發來的。主人此刻有要事。要見你。請你乘車前去。此人說話很謙敬。奴萊本是伯爵的至友。他也不用躊躇。答道。我當立刻就去。於是換好衣服出門。行了數十步。方纔的人。又從對面趕來。說道。主人已在警察署。請你到警察署去罷。伯爵一想。奴萊怎麼在警察署中呢。或者是爲着何事誤拘了。他要我去保釋麼。就跟了此人。走入警察署。指着一室道。在這室內。推門進去。乃是人民調查所。對面稍高處。是偵探長似的人坐着。並不見奴萊。伯爵便問何事。偵探長正在翻閱什麼。不與他說話。只道。且請少坐。伯爵剛剛

坐下見桌上有一紙新聞。乃警察日報。只見第一段。就是極大的鉛字排着道。夢得馬坡之大犯罪。伯爵暗想。夢得馬坡。乃我前夜暗探之處。出了什麼事情呢。卽讀下去道。前夜大風雨中。夢得馬坡。出一巨案。坡上有一數年來無人居住之空屋。……伯爵讀至此。更覺奇怪。卽將報紙拏在手中。這就是中了偵探長之計了。偵探長暗暗觀察伯爵看報時的顏色。特地將報放在桌上的。伯爵那裏知道。又續看道。……在半年以內。有一人出入此空屋。午後入室。明晨卽去。昨晨鄰家老婦。見門已開放。心頗驚異。入內觀看。見門旁竟有血痕。卽往報告警察。警察派人檢查。見樓上有一死骸。細檢傷痕。乃以刀斫人。因氣力不足。以致爲人所殺。渠手中刀上。亦有血痕。可見敵人必有重傷。室內僅潛水鎧一燈一桌子一。別無他物可稽。死人衣上尙有濕痕。恐係冒雨而來。死者爲一紳士。服裝頗流行。第二段道。另一消息。謂被殺之紳士。乃昨來自外國之稱彭

克邇者。係某俱樂部會員。殺之者。必出入於空屋之怪人。此外尚有嫌疑之人。聞於近來途中劫奪金錢之盜賊。畧有關係。伯爵戰戰兢兢。讀完此記事。剛纔抬頭。那偵探長的一雙銳眼。如已看破他的心底。他一慌。臉色頓變。偵探長依然目不轉睛。在抽屜內探出一件東西來。說道。這是你的東西麼。伯爵一看。乃一冊挾名片的小簿。自己沒有留心。一定前夜爬樹時。落在地上的。被他突然一問。呆得喉枯舌乾。竟說不出話。

第三十三章

想了一下。方始答道。確是我的。何時失去。我自己也不覺得。此刻叫我來。就是還我此物麼。偵探長的銳眼。再射在袁伯爵臉上。說道。叫你來。不是爲這種小事。這小簿。昨晨落在夢得馬坡某家門口。地上流有血跡。你看簿上。不是也有些血麼。伯爵方知我身已入危險境內。不知如何回答纔好。也無暇細想。說道。

小簿雖是我的東西。我自己棄去的呢。還是他人拏着他棄去的。不能明白。不過我自己竟沒有拋棄。偵探長道。拋棄不拋棄。且別提。前夜你的友人。在夢得馬坡被殺了。就是彭克邇。伯爵道。那並不是友人。偵探長道。不是友人。總是熟人。彭克邇富而多金。定是什麼人誘他到那冷靜所在。謀財害命的。但是現在何人誘他。毫無端緒。只得先從這小簿上查究起。失去小簿的人。是否犯人。尚不得而知。總之此人一定也在旁邊的。偵探長的話。實在不錯。伯爵那裏回答得出。偵探長又道。從袒護你的一面想起來。或者你也幾乎與彭克邇一樣的被殺。好容易逃出來的。若有此事。不妨向我直說。否則有損無益。伯爵見他狠親切。不如乘此機會。直言告他罷。然而伯爵還疑惑他。他假意殷勤。定是計畧。便淡然道。無論怎樣問。我總沒有什麼話可答。照我這身分。是否會有殺人等卑劣手段。你既知我一向的品行。也無用疑惑。小簿即使在行凶之處。我已聲

明。並非自己拋棄。我就沒有說明彭克邇被殺情形之義務。此外還有什麼可疑之處麼。偵探長向伯爵頭上一看。說道。你的前額。有很新的傷痕。大約與彭克邇被殺時候差不多。伯爵道。這傷痕怎麼可以做證據。偵探長見伯爵十分倔強。問了也未必肯說。便和聲柔氣的道。我如此問你。你有些生氣。其實大誤。若是平常的人。有了這一點兒證據。或捕傳。或下獄。都可以辦。只因你是有身分有名譽的人。特地鄭重辦的。今晨把你拘引。恐怕損你名譽。所以只說是奴萊要見你。使人家不疑。你若顧全名譽。應當將曉得的話。一一直說。伯爵聽了這番話。雖想直說。到底自己是個貴族。扮做小使模樣。去跟隨人家。未免可恥。即便忍着恥說出來。偵探長未必一定信這奇妙的事。說出來被他疑我撒謊。不如不說爲妙。卽道。你的厚意。我狠明白。無論怎樣問我。總說不出自己拋棄這小簿的事實來。你若不滿足。只管請你處分便了。偵探長想了一想道。你總

也不肯說。那麼只好送你到裁判所去。伯爵道。送到裁判所也無法。我仍舊不能將不曉得是事說出來的。偵探長道。那麼。此刻即行下獄。伯爵一聽得下獄。却很驚愕。然而此事也無法。即道。下獄也好。我心頭無可恥之事。仍是個潔白的人。偵探長躊躇了一回。又問道。你永遠不肯說麼。伯爵道。不說。偵探長道。那麼下獄。伯爵道。遵命便了。於是袁伯爵就此下獄。可憐袁伯爵還不曉得牢獄的可怕。以爲立刻就可以出來的咧。

第三十四章

袁伯爵下獄後。尚須由裁判所審問。自己心裏並不驚嚇。曉得我沒有罪。到底不會永遠監禁的。無論何時。只消向判事把已往之事一一直說。判事信我的話。就能釋放。所以他毫無失望之色。監牢中的事。經驗經驗。也是好的。到明晚回家。就可以了事。一入獄中。方知牢獄不是安樂的旅館。窗很高。不能外望。無

侍奉之人。無消閑之物。靜悄悄獨自一人在一室中。無所事事。專候日暮。房屋的構造。見了令人淒涼。他十分失望。在此過一夜。一定苦極。人言牢中一日如世間十年。此語狠不錯。袁伯爵進來了不到二點鐘。已狠後悔。早知這裏如此無味。我應當直說出來。求他釋放。我乃不知其細。一味倔強。被他們送到這裏。實是我自己的不是。然而現在已無法可想。只有靜心等候。明日預審判事調查。心雖定了些。但是時間愈久。後悔之念更深。我所受的嫌疑。實是重大的殺人案。我直說出來。若判事不信。不知要定我何罪。我只得詳細直說了。殺彭克邇的是誰呢。一定是那怪異的僕役長龍沙了。龍沙爲何要殺彭克邇。他與彭克邇是同黨。難道其中另有別情。心中疑惑與恐怖交集。好不容易過了一宵。到明天早晨九點鐘。光景方始預審判事召他。他曉得釋放之時已到。很快活的預備了到裁判所去。此處乃調查的所在。立預審判事之前。書記在旁邊。

判事先問姓名身分住址年齡。語氣狠冷酷。又道。你除了昨日在警署所說的話之外。還有要說的話麼。伯爵一想。來了。卽道。還有許多話要說。判事道。那麼。你只管說出來便了。說罷。對書記一看。書記將筆蘸些墨水。預備寫供。袁伯爵道。昨天突然被問。一時精神顛倒。說不出了。此事說起來狠長。伯爵便將俱樂部中占勝之人。每次遇盜。自己也親自試驗。夜間懷着金錢。獨自回去時。果然遇到盜賊等講出來。又說第二天。不知何人。將金錢來送還我。判事發問道。那麼。是不曉得什麼人將金錢送來的麼。伯爵稱是。判事道。那金錢怎樣了。伯爵道。當他平常的錢一樣看待。本來打算把他用去。其實還沒有用到咧。判事道。你打算怎樣的用。伯爵道。金錢是隨便怎樣都可以用的。這本是我的錢。還了我。我要怎樣用。我頗有自由權。判事道。既有這種事。你應當向警署申明的。後來便怎樣。伯爵便說。後來化着粧。改扮小使馬夫等人。留心探索。不意見龍沙

寫的字。與那還錢的無名信筆跡相同。一疑到龍沙。便跟他到夢得馬坡空屋內。在樹上窺探他樓中。回去時。誤跌在門外。打破前額。伯爵說完之後。又道。因此照我想來。凶手恐怕是龍沙。判事道。我不來問你凶手何人。你所說的話。俱已筆記出來。你且念一遍。倘無錯誤。就簽一個名。袁伯爵將筆記接過來。觀看一遍。毫無錯誤之處。便簽一個名在下面。問道。此外沒有什麼事了麼。判事道。此外沒有什麼問你了。你的說話。只有這一點麼。伯爵稱是。判事道。那麼好了。你回去罷。袁伯爵聽得回去。非常快活。說道。那麼。我回家去了。判事道。不行。還須審問。你且回牢中去。伯爵一聽。大失所望。說道。牢中麼。嫌疑還沒有明白麼。判事道。照你這樣的說法。還不能釋放。從此應當派偵探出去。實地檢查。把你的證據找來。未找到以前。你須暫在牢中候着。伯爵道。實地檢查。要若干時間。判事道。那如何能預定呢。或十日。或二十日。非真的罪人出現。你的嫌疑。總難

明白。伯爵道。捕得龍沙後。纔能放我麼。判事道。是否龍沙。還說不定。總之罪人沒有查明。你須暫居獄中。伯爵聽了這句無情的話。頓時顏色一變。差不多年紀都要老十年呢。

第三十五章

伯爵聽了判事的話。大爲失望。仔細想想。失望也徒然。事既如此。應當十分放出勇氣來。即使不幸定了我什麼罪。也不可有女兒氣。不可畏懼。自己將自己的精神鼓勵着。便抬起頭來。正正姿勢。判事看了他一看。說道。我即打發人去實地偵探。此刻只得將你留在牢中。此乃法律主意。沒有法子的。我也很願迅速搜得證據。替你盡力。袁伯爵知道說得上去。即泰然道。我本是清清白白的身體。一經檢查。疑念即消。我當在牢中等候好消息。務望從速辦理。說罷。含笑出法廷。但是臉上與心中。大不相同。一出法廷。心中又頗失望。不願被人瞧見。

沒精打采的垂首行走。獄丁押着。從長廊下走去。只見前面來一男子。脇下挾着一疊文書似的東西。急急走來。此人像是裁判所的小使。袁伯爵讓他過去。靠在一面。同時他也靠在這一面。二人就此一撞。他說一聲對不起。這小使手足敏捷。將一個紙團。塞在伯爵手中。他手法之速。真神出鬼沒。連背後隨的獄丁也來不及看破。伯爵雖不知這真相。曉得必有緣故。既在手中。不能棄去。便帶歸獄中。在獄中想拏出來看。還防有人暗中監視着。只得裝做在室內散步。把背部對着窗。輕輕打開來。雖小如豆粒。乃一張紙條。上有文字。於是忙將皺紋撫平。那筆跡似曾見過。很粗暴的明明是龍沙的筆跡。只見寫着道。君必於一星期內釋放。可立而待也。如有所問。祇云不知。切勿回答。此紙望嚙之使爛。伯爵一看這文字。曉得殺彭克邇的龍沙。却想將我搭救咧。他先還我金錢。此刻又如此替我設法。雖不知何故。總之他不是普通的歹人。他能買通了裁判

所的小使。與我通信。神通實在廣大。伯爵再連讀三四遍。文字簡短。別無錯誤。他說一星期內必定可以救我。他用什麼方法來救我呢。夜間在外面劫獄麼。劫獄是罪上加罪。此外還有不可思議之計策麼。他叫我在詢問之時。不要回答。此話似乎很有意思。今天對着判事。已經說過的話。不可挽回。從此當守他的約。憑他怎樣詢問。我一句也不答便了。我可以對天發誓。決不再說。心中最喜的。是一星期內可以釋放。今天是星期一。到星期六還有六日。到這一天纔能重生人世。從此伯爵只是在牢中計算日子了。

第三十六章

雖云光陰如箭。在牢中真遲得如蝸牛行路一般。一星期比一年還長。伯爵得了那紙條。以爲一星期後。必能救出。所以只是盼望着。其間我不寫信與我家裏。與我朋友。便無人知道我在牢中。好得也沒有人來。連判事也差不多將我

忘掉了。並不喚我去問。到星期四傍晚。禁卒進來。遞一個包給伯爵。打開一看。襯衫六件。還有梳鏡手巾等物。是伯爵的至友奴萊氏送來的。他的好意。自然感激。我受了殺人之嫌疑。外面已大家曉得。傳入奴萊氏耳中去了。想想真慚愧。他當我久居獄中。要我着完六件襯衫麼。心中好不難過。到星期六。是一星期的末日了。竟無人來救。到夜間十二時。還不睡。只是盼望。眼睜睜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十分失望。天將大明。難道龍沙欺我叫我白等着麼。或者他有意叫我不說出來。以便使他慢慢的逃走。所以特地來關照我。要我中他的計。他又說詢問你的時候。你只說不曉得。切不可回答。這一定是封我的口。使我的嫌疑不會明白。他可以乘間逃去。我不知是計。徒然在此吃苦。現在社會上都已知道我與此案有關係。況且龍沙又逃去。一切罪惡。自然歸到我一人身上來。萬一幸而有救。我的名譽已污。怎樣出去見人。與其在此受那可怕的宣告。

死得不明不白。不如潔身自殺。他過分失望。便欲自殺。在室內四面瞧瞧。自殺却不難。立在牀上。將窗的橫木上掛了一條繩。繩端做成一圈。將頭鑽入圈內。然後從牀上跳下去。不到一點鐘。就變了地下之鬼了。此刻也不用遲緩。將六件襯衫。一一扯破。做成一條粗繩。立到牀上。打算上吊。這是星期六夜間的一點鐘。袁伯爵今年三十歲。無父母。無妻子。是個極瀟灑的人。也沒有什麼掛念。不用留什麼遺囑。很有決斷的要上吊。牢中又沒有止住他救護他的人。況且已經夜靜更深。大家早睡熟咧。剛要將頭鑽進繩圈。說也奇怪。門外忽然有腳聲。似乎有人來推門了。伯爵一想不好。慌忙將繩取去。假做不知。橫在牀上。一回兒開門進來。乃是禁卒。走到牀前。推醒伯爵。說預審判事有命令。你此刻已是自由身體。就此釋放咧。袁伯爵若在三日之前。聽得釋放。却能夠喜得跳將起來。現在既經曉得我這人已成社會上批評笑罵之物。不願再見世人。已決

心自尋短見了。所以聽得釋放。也不很喜。輕輕立起來道。原來如此。那麼我立刻出去說罷。正正衣襟。卽忙出門。伯爵雖被釋放。心裏還不明白。難道龍沙守着這約。想出計策來救我的麼。還是他已被捕。將所犯之罪招認。因此我的嫌疑消釋了麼。不管他是那一樣。這半夜裏釋放。却是大幸。走在街上。無人瞧見。回去也很放心。世人對我。不知抱着何種觀念。我與其立刻回家。不如先訪奴萊。打聽打聽他詳細。於是徐徐行去。也不急急。茫然走到奴萊家裏。奴萊每夜出入俱樂部。夜間本來睡得很遲。此時已兩點鐘。他還沒有睡。隱隱見樓上有燈光。他二人本是至交。也不用通報。推門進去。直至樓上。奴萊像是剛纔回來。正在更衣。伯爵尙未開口。奴萊卽訝道。你從那裏來的。怎麼夜半突然趕來。你一星期不到俱樂部。我實在覺得無味。奴萊的樣子很快樂。似乎還沒有曉得我在牢中。伯爵想不出怎樣回答。暫時不語。

第三十七章

伯爵還沒有答出什麼話來。奴萊又續道。不錯。前天你打發人來。要我送六件襯衫。我即交來人帶去。想必你已收到。你爲何這種時候。要到鄉下去獵鹿。據使者云。突然趕往塞隆谷去。我至今還半信半疑。你雖好奇。斷不會家中的人也不關照。連我這至友也不約。突然往塞隆谷打獵的。不是奇事麼。照我看來。不過託言打獵。其實一定是婦女的關係。大約鬧得巴黎不能久居。恐怕容易被別人瞧見。所以攜手出去旅行了。你與女子有關係。我倒很喜。爲什麼呢。你一向不肯與婦女親近。只是在無益的事情上。花費金錢。因此年雖三十。還是獨身。我們却暗暗替你擔心。那裏想得到你忽然有這種艷事。不知那女子是何等樣人。我想你是個體面人。決不會是下等女子的。就算你好奇。至多是外國人。亞洲人。你也別瞞我。男女之情。本來不限種族的。我一定幫助你們。使你們

成夫婦。你且直說。到底是何許人。奴萊說罷。對伯爵看時。伯爵呆呆然。與平日大不相同。奴萊又驚道。你做什麼。你且把鏡照照你自己的臉。袁伯爵至此。方始定神。卽胡亂說道。我確是去獵鹿的。剛從車站上下來。方纔在車中睡着了。此刻突然起來。便覺得茫然咧。那襯衫實是你送來的麼。奴萊道。是啊。大約在星期三四。早晨有人要來見我。我出去一看。此人說是從寒隆谷來。袁伯爵突然後前去獵鹿。沒有衣服可換。望你付我襯衫六件。我卽刻付了他。也就到你府上去關照過。你們家中人很着急。後來曉得出去打獵。也放心了。但是這樣的打獵。勸你別去罷。袁伯爵一聽。更不明白。什麼人冒着我的名。來拏着衣服。送到牢中去的。并且不說明我在牢中。託言獵鹿。飾詞非常巧妙。此人很想保護我的名譽。什麼人在那裏暗暗保護我呢。恐怕除那怪異的龍沙外。竟想不出第二人。那麼今夜我能釋放。也是龍沙的力量麼。起先送還我的金錢。此刻又

如此爲我盡力。他到底是何人。爲什麼要如此保護我。令人疑惑不解。伯爵恐怕奴萊多問。便任意搭趣道。我腹中很飢。有什麼東西給我吃麼。奴萊道。半夜裏你如此說。不是難題目麼。好得我也有些想吃。待我來吩咐罷。大約俱樂部中的廚子。都還沒有回去咧。於是喚僕人去取幾樣菜來。二人開了酒瓶。大飲大嚼。伯爵正想探問種種的話。無奈無從出口。恰巧談論到俱樂部中會員。奴萊突然問道。那一件大事。你曉得麼。袁伯爵道。什麼大事。奴萊道。是啊。你在鄉下。大約還沒有看報。那紳士彭克邇被殺了。伯爵假做驚嚇。說道。這却是大事。奴萊道。不料事情很奇怪。殺他的。乃俱樂部中的僕役長龍沙。伯爵道。更奇怪了。但是龍沙這人。外貌很正直。奴萊道。人不可貌相。龍沙這人。時常愁眉不展的。心裏頭必定有什麼惡念。我一見他的面貌。賭博一定有敗無勝。即使大勝之際。只消瞥見龍沙面貌。頓時就會大負。你想奇不奇。袁伯爵道。那有這種事。

龍沙捉到了沒有。奴萊道。很不容易捉到。警察用種種手段。捕過幾個人。只有龍沙還捉不到。聽說已逃往英國去了。伯爵還想再問幾句。恐怕他疑惑。只好另談他事。總之自己下獄一事。竟無人知道。暗暗驚嘆龍沙之手段。又感謝他的恩德。到天明時。告別歸家。從此疑異龍沙之心更深。他怎樣的將我搭救。他爲何要保護我。竟一點也無從曉得。

第三十八章

龍沙怎樣救袁伯爵。袁伯爵怎樣釋放。且把他表一表明白。辦理此案的判事。起初本疑心袁伯爵。然而袁伯爵是個貴族。未必會殺人。偵探說恐怕有什麼深怨。於是將袁伯爵彭克邇龍沙三人的履歷。逐一調查。方知袁伯爵性情好奇。放浪不羈。雖時時有怪異的舉動。從來沒有與人結過什麼怨。龍沙未入俱樂部以前。在誰家當差。却不明白。但是他熱心辦事。向無過失。進來之時。也有

一封薦信。乃居留外國的一個會員所薦。這位會員。此刻在澳洲某島。設立物產公司去了。地址不曉得。也無從探聽。紳士彭克邇。年近五十。由奴萊氏介紹。比龍沙先入俱樂部。聽人家說。此人奉南美某國政府之密命而來。究竟是那一國。也無人曉得。家中有一從者。乃愛蘭人。名喚亨治。此外還有黑奴二人。亨治在彭克邇被殺的一夜失去。黑奴二人。仍在家中看守。偵探探得了這一點事。此外無法探查了。判事想了半晌。心中忽然想得一事。從前那俱樂部中會員。不是常常夜間途中遇人劫奪錢財的麼。此事或者與那劫奪錢財有何關係。他如此一想。便向巴黎警察本部。借那劫奪錢財的公文全份來檢查。共計三十二冊。判事一些事情也不做。逐一讀下去。都是偵探人關於是項案件的報告。其中有一節。乃當時有名的偵探所記。此人混名叫做蛇虎子。他的報告書中說。七年前。巴黎在路上劫奪錢財等事很多。并且手段巧妙。夜夜隱在練

兵場等所在。專在行人背後重擊頭部。被擊人來不及瞧見他面貌。那些人也有一個團體。首領叫做伍門。雖生長法蘭西。却久居外國。部下都是亞非利加亞刺伯等的土人。他們團體中的暗語。叫做克洛白、哇、霍洛白。一人呼克洛白時。他一人答哇、霍洛白。便曉得是同黨。七年前。那首領後來不知逃往那裏。部下的人也都隱躲不見。一個也沒有捕到。從此劫奪之風頓絕。判事讀到這裏。忽然起疑。現在的紳士彭克邇。莫非就是昔日之伍門。伍門是法國人。久居外國。彭克邇也從南美洲來。很似法國人。并且伍門用黑奴爲部下。彭克邇也用黑奴。相似之處頗多。於是將蛇虎子叫來。把這一件事詳細告他。蛇虎子想了良久。說道。不然。伍門與彭克邇。決計不是一人。伍門在那時。已經五十以上。現在若活着。必定已過六十歲。但是彭克邇使用的黑奴。或者就是伍門所使用的。那倒論不定。倘使去叫他來。不妨由我擔任盤問。判事卽命人去把兩個黑

奴叫來。蛇虎子預先叫判事避開。隱身桌後。蛇虎子躲在室隅。警吏將二黑奴帶進來。命他們坐定。然後退出。蛇虎子見時機已熟。暗暗從室隅出來。走到黑奴背後。湊在黑奴耳畔。輕輕說道。克洛白。二人突然聽得此語。卽同聲答道。哇。霍洛白。如此一看。判事的所疑很是。這兩個黑奴。既知克洛白。哇。霍洛白的暗語。一定是伍門部下的盜賊了。即使伍門與彭克邇不是一人。他們用的下人。既相同。與伍門必定有幾分關係。彭克邇恐怕也是盜賊的首領。俱樂部會員。連遭劫奪。一定是彭克邇所做。判事想到這裏。便從桌後出來。黑奴一見大驚。於是請通譯來責問二人。二人一些也不答什麼。

第三十九章

二黑奴既被盜賊的首領伍門所使。今日又雇用在紳士彭克邇家裏。可見彭克邇與伍門很相似。近來俱樂部中人遭遇劫奪。定是彭克邇之所爲。這一件

事很明白了。最要緊是殺彭克邇的人。尙未捕獲。不能定案。判事無法。向蛇虎子道。此案很難。僕役長龍沙捕不到。實在不明白真相。雖已將面相分發全國警署。嚴重派偵探密查。不知龍沙隱身何處。一點綫索也沒有。豈不奇怪。大家都說恐怕乘着船逃往英國去了。各地船埠。都有特別偵探看守着。也無消息。這樣看來。龍沙真是個大人物。不容易捕捉。你有什麼方法麼。蛇虎子尙未回答。一個警察送一封信來。判事道。這是派往蒲隆海岸去的偵探之報告書。不知有什麼消息。判事拆開書信。將他讀完。卽長嘆一聲道。完了。如此嚴重看守。仍被龍沙逃去。說着。把信給蛇虎子看。蛇虎子接過來讀道。

昨日正午。此間海岸之漁師村某宿店中。忽來旅客三人。乃包賃巴黎之共同馬車來此。在村梢下車。三人俱操英語。頗似英人。別無行李。宿費等俱付以金幣。絕不吝嗇。一人頭腕有刀傷。腕以白布懸掛頸下。余（偵探

自稱)於昨夕始聞此事。知必爲四面下網捕捉之龍沙等無疑。卽赴該地警署。假警察六人。抵宿店則三人已於二十分前出發。往帕丁村去矣。余與警察。卽追往帕丁村。惟赴帕丁村之道路有二。一沿海岸。一爲臨海之山道。乃分警察爲二組。余率二人登山。其他四人沿海追之。及近帕丁村。已交黃昏九時。月明如晝。見臨海之山端。碯有三人。正指點海中一艘小舟。作逃遁計也。余等跳躍前進。急欲捕捉。彼二人一躍入海。泳至小舟。揚帆而去。是必令小舟預待於此者。所殘一人。卽頭腕負傷之人。此人向海岸逸去。余等追之。竟失其所在。然此海岸路次。派有警察四人。此人必爲警察捕獲無疑。少頃。彼警察四人。亦由山道來。余等訝之。答曰。海岸已爲潮水所沒。非至明晨。不能往來。然則此罪人不知晚潮而逃往是處耶。恐將入海溺斃矣。復往海岸檢查。果如警察所言。潮深數尋。浪擊山麓。斷

不能渡也。復仰視山上。臨海爲絕壁。雖敏捷如猿鹿。恐亦難自海岸攀登山巔。况人類乎。以意度之。恐葬身海底矣。

蛇虎子讀完。低頭想着。說道。三個人。一定是龍沙與彭克邇之從者。亨治還有一個我們所不曉得的人。負傷的大約是龍沙。如此看來。龍沙是溺死了。然而也難以斷定。或者生存着也未可知。若還生存着。必須將他捕捉。如此其餘的人。也自能明白。蛇虎子說完。判事續着道。不錯的。龍沙溺死。恐是偵探的猜度。捕不到龍沙。如何可以辦呢。判事呆呆想着。

第四十章

判事與蛇虎子正在籌畫辦法。忽覺外面有吵鬧之聲。判事向蛇虎子道。外面什麼人吵鬧。你去看來。蛇虎子道。這種地方。有什麼人敢來吵鬧。他說着。剛立起來。即有人用力推門。滾也似的進來一團人。共計五個。乃四個警察。捕着一

個大漢。大漢勇猛異常。四個警察實在抵不過他。直至判事在高座上大喝一聲。此人方始向四面一瞧。即有一個警察走到判事面前。說道。昨夜蒲隆海岸的警署有電報來。說夢得馬坡一案的嫌疑人。乘着何等樣的馬車。逃回巴黎。望速即將他捕捉。所以我們頗留心路上馬車。今天早晨。此人趕着一輛空馬車。向蒲隆一面回去。細看樣子。與電報上所記的絲毫不差。我們曉得此人必是載罪人回巴黎的。所以將他拘住了。判事聽畢。將大漢喚到面前。問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乃蒲隆的馬車行之馬夫。名喚紫三。判事道。馬夫麼。到巴黎來做什麼。紫三道。前夜載着客人赴帕丁村。夜間十點鐘光景。由坡上回來。見海岸一面。來一個一臂負傷的人。說送我到巴黎。願給你二十五元。我就把他載來。不過很有不明白的地方。海岸一面。何等危險。連猿也走不過的。不知此人怎樣可以行走。我至今還很奇怪。判事一聽。曉得此人必是龍沙。方纔報告

書中說他溺死。其實並未溺死。不知用何法攀登絕壁。重歸巴黎來了。想到這裏。向蛇虎子看看。又對紫三道。那麼那客人在巴黎何處下車的。紫三道。在森林街下車。後來不知往那裏去了。我不曉得。判事道。當真不曉得麼。紫三道。當真不曉得。我正打算回去。途中就被警察拖住。我自己曉得無罪。自然要與他們打架咧。他說時。毫無忌憚。判事又問了幾句。別無可疑之處。就把他放去。後來又向蛇虎子道。更弄得奇怪了。那龍沙連次被警察瞧見。居然能夠逃去。不知何故。他又回到巴黎來。我實在莫測其由。蛇虎子道。那是一定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或證據物忘掉了。所以特地回來取的。他既從森林街下降。我們就有法可想。決不會再逃出巴黎了。說罷。就對那捕馬夫來的四個警察。叫他們如此如此。急急出去。這是教他們捕捉龍沙之法。於是判事與蛇虎子再商量以後的事。突然裁判所的小使趕進來。向判事道。現在有一個年約四十四五僕

役似的人到門口來。說他曉得夢得馬坡殺人一案的事。此刻在隣室等着。判事皺眉道。僕役似的人。是什麼人呢。判事正在亂想。蛇虎子道。僕役似的人。倒很有用。龍沙是僕役長。或者是他手下的人也論不定。快些叫他進來。判事點頭。向小使道。姑且叫他進來。小使奉命而退。就進來一個男子。只見他額上有刀傷。左手用布吊在頸中。顏色如土。身體似很疲倦。立定了呼吸甚急。判事訝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是在夢得馬坡殺紳士彭克邇的本人。說時。聲音很沒有氣力。判事大驚。看他的樣子。却與所開龍沙之面相不很相同。即問道。你就是俱樂部內做僕役長的龍沙麼。此人道。我確是龍沙。彭克邇實是我殺的。他氣喘喘說着。方纔興奮着的勇氣。因之盡退。到說完。便倒在椅子上。蛇虎子即忙走到他旁邊。抱他起來。龍沙只有一點兒氣息。喚他也不醒。現在萬一龍沙一死。此案的真相。就無從曉得。所以判事很擔心。即忙喚人來。將龍沙送

入慈善醫院。

第四十一章

氣絕的龍沙。送入慈善醫院後。判事打算乘他未死。去問他罪狀。即趕到醫院中。龍沙還是糊糊塗塗。橫在牀上。醫師一人。看護婦二人。在他枕畔。判事坐在醫師旁邊。對睡熟的龍沙臉上瞧着。龍沙如患熱病。口中喃喃亂語。細細聽聽。無非是病人的囈語。也分不清楚。有時呼寧兒寧兒。又叫琳姑快來。判事問醫師道。這是熱病麼。醫師道。將成熱病。還不是真的熱病咧。方纔絕氣了三點鐘。現在剛醒。難免有這種囈語。說時。將旁邊預備着的藥瓶取起來。滴兩滴入他口內。果然有效。他無力的睜開眼睛來。向四面瞧瞧。莫明其妙。醫師握着他的手。問道。覺得舒服些麼。龍沙道。多謝。此時判事又向醫師低聲說道。我有緊要的話要問他。不知現在可以問麼。醫師道。雖不應該問。也沒有法子。此刻暫時。

他心中很清楚。望你簡單詢問。判事就輕輕向龍沙道。我有話問你。你肯回答麼。龍沙却是很清楚。聽得了將頭舉起。氣力一完。依然橫在枕上。答道。可以的。判事道。龍沙是你的真名麼。龍沙道。到法國後。就叫龍沙。此外雖有真名。恐怕污及父母。我不願說。判事道。但是你要隱瞞。是無益的。龍沙道。我總是要死的了。不忍污及父母。滿室的人以及判事。聽了他這悲傷的決心。個個垂淚。判事道。你確是殺彭克邇的麼。龍沙一聽得彭克邇之名。雖在病中。也很痛恨。握着拳道。是我殺的。判事道。爲何要殺他。望將原由說出來。龍沙道。彭克邇是大惡人。我乃向他復仇。順着天意。罰他之罪。判事道。彭克邇爲什麼是惡人。你對於彭克邇。有何種怨恨。你不說出來。不能結案的。龍沙道。那是我也曉得。不過此事與他人有關係。我不能直說。強要我說。我只有說謊了。但是我最恨說謊。所以只得默默不語。以待處罰。判事道。你把同類的姓名瞞着。不是與說謊一樣。

麼。龍沙道。不是同類。我向彭克邇復仇。與他決鬪。只有兩個決鬪的公證人。沒有同類。判事道。不是同類。是公證人麼。那麼袁伯爵也是公證人中的一麼。龍沙道。不然。伯爵與此事毫無關係。一點也沒有罪。我聽得袁伯爵爲着此案受嫌疑。便一心想救助他。特地來自首的。伯爵絕無關係。請釋放他罷。說到這裏。氣力又盡。精神又糊塗。醫生取藥瓶。再滴藥入龍沙口中。龍沙得些力。再睜開眼睛。判事曉得不宜多問。袁伯爵一事。還須問個明白。又道。你說袁伯爵毫無關係。這是何故。即使無關係。他既在旁邊。便與同類一樣了。龍沙道。袁伯爵並不在場。此事他全不知道。伯爵的行爲。非常怪異。人家往往不信的。其實不信他的人。實是大誤。從前我突然受過伯爵的恩。後來一心想報恩。兩個月前。伯爵也是好奇的緣故。竟親身路遇盜賊。其時我想去救他。無奈遲了一步。已不及救。我只得籌畫金錢還他。以補所失之款。那知此舉釀成禍殃。伯爵便疑起

我來。常化着粧跟在我後面。我一心要報仇。不能向伯爵說明。後來好像伯爵有些厭倦。不來探我了。不意他很有長性。在我決鬪的一夜。他竟暗入我家中。竊窺我的樣子。我也沒有留心。到決鬪畢後。我往庭中。見樹枝上有伯爵袴上的布片掛着。再細看樹上青苔等很多擦傷之處。必定伯爵在樹上窺探窗中的。在彭克邇到夢得馬坡時。樓上窗已關閉。所以伯爵上樹。大約還很早。決鬪之時。伯爵已回去了。現在若打發人去檢查庭中。那樹上的苔痕布片。還看得見。千萬速將袁伯爵放去罷。

第四十二章

龍沙的話與袁伯爵的話。兩相符合。判事方知袁伯爵無罪。再向龍沙道。你的說話。大約不錯。待我實地檢查後。卽行將他釋放。龍沙垂淚道。多謝。如此我的責任方完。判事道。我也是盡我的職務。不用你謝的。但是你若感激我。不妨將

所有之事。一一直說。就比重重謝我還好。龍沙道。我已向上帝發過誓。只消不背這誓。都能夠說。判事道。那麼你的同黨是那幾個人。龍沙垂首無語。判事道。你方纔說是決鬪。那公證人是誰。龍沙道。公證人有二人。二人都瞧見我處惡人彭克邇罪的。知此祕密的。只有這三人。此刻二人已安然逃往英國去了。判事道。二人前日在帕丁海岸乘船逃去。我已電告英國警察。快捕獲了。龍沙道。二人是正直人。毫無非惡。怎能捕捉。判事道。你爲何不與二人同逃。龍沙道。逃雖可以逃得了。只因聽得袁伯爵爲我下獄。我不能不來救他。所以特地自首的。判事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那彭克邇就是劫奪銀錢的盜賊麼。龍沙道。我已說過了。彭克邇是大惡人。此外不能說了。判事道。彭克邇手下的兩個黑奴。也因劫奪的事拘留着。你曉得他二人之罪麼。龍沙道。不曉得。判事想了良久。明知龍沙已打定主意。再問未必肯答。并且多與他講話。龍沙漸次衰弱。現

在實不是詢問之時。判事深憐龍沙。便退出醫院。他見了龍沙的狀態。很替他愛憐。以爲決不是普通的殺人。定有深祕藏著。卽忙派人到夢得馬坡。檢查庭中樹上。果如龍沙所言。真有布片留着。可見伯爵確是無罪。又把教授伯爵化粧的女優叫來問問。所答的話。也與袁伯爵龍沙相符。所以判事卽將袁伯爵釋放。這是袁伯爵未釋放以前之事。從此好好將龍沙看護。竟成極利害的熱病。不像就能痊愈。判事一想。此人萬萬不能卽死。從尼菴內雇兩個看護婦來侍奉他。又想如有善於說教之人。不妨請一個來安慰安慰他。到他心腸漸軟。或者可以直說。於是再向某寺。請一位長老。在他旁邊陪伴。此人叫做鍾林長老。頗有名氣。年輕時願充律師。曾修法律學。後來另有他故。卽爲宗教家。道德堅固。極受衆人尊敬。此人受判事之託。入龍沙病室。實是在龍沙入醫院後的第七日。此時龍沙病正在極重之時。糊糊塗塗。時發囁語。鍾林長老坐在他

牀前。握着他火燒似的兩手。看看他臉上。心有所感。暗暗垂淚。龍沙又發囁語。忽呼琳姑。忽叫寧兒。還有許多聽不懂的話。最後低聲叫道。耕蘭此刻在何處。鍾林長老側耳聽着此話。不禁身體顫着。從此長老每日早晨必到龍沙室中來。夜間還在枕畔看護。他的熱心。雖親兄弟也不如。如此過了一個月。雖一時很危篤。到底他身體本來強健。所以次第減輕。此刻已能由兩個看護婦扶着。在室外散步了。判事常常過來。要探問龍沙的來歷。龍沙與從前一樣。總不回答。判事無法。只得囑託長老。細心盤詰。長老乃出家之人。怎肯干與裁判之事。但是他心有所思。想了二三日。纔答應此事。有一天。恰巧看護婦不在龍沙旁邊。長老命龍沙坐在前面。輕輕握着他的雙手。凝視龍沙臉上。垂淚道。洛伯。你須向我直言。龍沙一聽得叫他洛伯。驚得急將雙手拂去。長老還緊緊握着。說道。洛伯。你認得我麼。你忘了麼。你爲着寧兒。爲着琳姑。須將一切事情告我。龍

沙又對長老看了良久。放聲大哭。抱住長老。叫道。原來是耕蘭麼。我決不瞞你。諸君。你道龍沙與長老。有何等關係。

第四十三章

如此過了三個月。龍沙已復康健之身體。於是要裁判了。從前法國驚人的裁判很多。總沒有這一件事那麼引得動人。被殺者是個貴族俱樂部的會員。交際場中的紳士。殺人的是個奇妙人物。在裁判的十日前。法國上上下下的人。都在那裏批評此事。或疑龍沙的來歷。或論同類的有無。有的說是正當的決鬥。絲毫無罪。有的說是純粹的謀殺。當處死刑。有人說龍沙是英國人。有人說一定是俄國人。否則決不會如此鎮靜。在三日以前。旁聽券早已賣完。及裁判的一日。天尚未明。裁判所前。已很擁擠。至時開門。便潮水似的湧入旁聽席。不多一刻。旁聽席已無地可容。窗外空地上。也立了數百人。及午前十點鐘。判事

長及檢察官書記陪審官等。各自入席。只有被告席與律師席還空着。被告席是龍沙的位置。律師席不知是什麼人來。大家一齊注視着。少頃。一面潛戶開了。潛戶乃被告出入之門。所以此門一開。滿場頓時寂靜無譁。先進來兩個警察。次兩個黑奴。其次又是兩個警察。其次是被告龍沙與鍾林長老攜手進來。其次是兩個青年律師。兩個律師。大約是官所指定的黑奴的辯護人。大家入席。不知何故。鍾林長老竟與龍沙並肩而坐。與判事相對。判事等他們坐定。照例命書記宣讀龍沙罪狀。讀完後。檢察官立起來舉龍沙之罪道。龍沙是劫奪錢財之強盜同黨。他受彭克邇之指使。在俱樂部內充僕役。暗中監視會員動靜。某夜。與彭克邇分贓不均。便互相爭鬪。彭克邇竟爲龍沙所殺。龍沙逃往他處。後因警察嚴重捕捉。自知不免。便來自首。他說完。竟不道及袁伯爵一語。這是尊重無罪人之名譽。袁伯爵在旁聽席中。也很感激。判事見檢察官說完。向

龍沙道。被告龍沙起立。龍沙不慌不忙。應聲起立。滿場的旁聽人。暗暗替他擔心。判事道。被告。你還不肯說出真名年齡籍貫來麼。龍沙發出悽慘之聲答道。不能說。判事道。你稿是在夢得馬坡殺彭克邇的麼。龍沙道。是啊。彭克邇稿是我殺的。判事道。你是說另有公證人。乃正當之決鬪。此刻我難以深信。你且把當時的情形說來。龍沙道。彭克邇稿是我殺的。判事道。那麼爲何要殺他。你頭上也有傷。看來決不像暗殺。似乎先會着面。你且把會面的情形說來。龍沙道。彭克邇稿是我殺的。判事道。我只管問你。你總是答這一句話。如何能明白。恐怕於你無益的。龍沙道。彭克邇稿是我殺的。判事道。單說殺他。怎能明白。你須說這原由。龍沙道。彭克邇稿是我殺的。判事道。如此你的罪不小。龍沙道。彭克邇稿是我殺的。龍沙心如鐵石。只管問他。他只有這一句話回答。旁聽人是不必說。判事也很生愛惜之心。判事揩揩額上之汗。又道。被告你且坐下。從此當

由陪審官評議你的罪。龍沙便垂頭靜坐。身體不稍動。大家盼望律師立起來說話。那知律師竟不立起來。律師乃黑奴之辨護人。不是龍沙之辨護人。大家正在驚異。那龍沙旁邊的鍾林長老。忽然立起來。很可憐的向龍沙看了一看。再向判事道。被告曾與我商量一切。我當代被告說幾句話。長老這句很短的話。竟把滿場的人個個驚動。判事即道。法廷上允許這長老發言。長老一聽此話。將身體立正。望着陪審官說道。諸君。被告已打定主意。願受死刑。所以儘管審問。總不肯說。并且被告不喜辨護。所以我也不與他辨護。不過把殺人的情形說一遍罷了。長老說時。語氣很沈靜。

第四十四章

長老先表明不是辨護。然後徐徐說道。四十餘年前。英國河梢村。有個潛水夫。叫做鐵翁。他有兩個女兒。長女叫梅姑。次女叫琳姑。長老從這裏說起。次及洛

伯之成長。岱五之爲人。二人做了鐵翁之女婿後。岱五如何作惡。洛伯如何受苦。岱五用計殺害父親。次與伍門揮金如土。竟殺其髮妻梅姑。琳姑因此得病喪命。洛伯與寧兒入軍艦卡德克號。在地獄礁遭難。被海滿號救起。海滿乃販賣黑奴之船。伍門岱五又設計拋洛伯入海。騙寧兒入海底。將他弄死。洛伯幸而未死。受盡千辛萬苦。覓得寧兒屍骸。後來在意大利遇見愛蘭水夫亨治。方知岱五已將叔父伍門謀死。長老說到這裏。又道。裁判長閣下。岱五殺鐵翁。乃海濱之犯罪。殺梅姑。乃河中之犯罪。販賣奴隸。乃海上之犯罪。謀死寧兒。乃海底之犯罪。害死伍門。乃山上之犯罪。他的大罪。重重疊疊。無一不足以使洛伯痛心。洛伯恨無可言。必欲復仇。這並不是洛伯之惡意。實是不得已之善念。凡是有血氣的男子。聽得了那一個不憤恨。長老將實情向裁判官申訴。滿場的人。已明白洛伯與龍沙名雖異。實是一個人。大家又疑這位鍾林長老。難道也

是這辛苦艱難中之一人麼。衆人連呼吸也不敢用力。聽他講演。長老又說洛伯帶着亨治龔二。去追岱五。從土耳其至埃及。從埃及歸法國。長老很悲傷的靜靜說到此處。又用力道。裁判長閣下。洛伯回到法國。打算探索岱五行蹤。報復五重大仇。先將自己身體。仍舊住宿在夢得馬坡的屋中。三人分頭。日夜在各處尋覓。竟找不到岱五的所在。洛伯以爲岱五必定在上等的俱樂部中出入着。於是將巴黎所有的貴族紳士之俱樂部。逐一詢問。借閱名簿。後來檢到一個南美洲來的紳士彭克邇。此人乃新入俱樂部的。南美洲與岱五不無關係。暗想此人莫非是岱五之變名。等到看見此人。果然就是五重仇讎的大敵岱五。洛伯從此想定復仇方法。若平常的決鬪。恐怕還不能雪彼胸中怨恨。只得慢慢留心。等候他犯什麼罪。然後捉住他。送他到法庭。自己立出去做證人。將他已往之惡事。一一直說出來。使他上斷頭台。借官吏之手。爲正大光明之

復仇方法既定。第一緊要的。是監探岱五的舉動。若無日無夜。一刻也不休息。將他監視着。他到底是個惡漢。必定有什麼不正的行爲的。到了那時。拏到證據。就可以復仇。因此吩咐亨治。扮做乞丐。投入岱五家中。岱五那裏想得到亨治。乃洛伯所指使。并且以爲洛伯早已死於海中。他正愁沒有相當的下人。便把亨治收留在家。從此亨治時時將岱五狀況。通知洛伯。洛伯還覺得不夠。自己欲往俱樂部中去。做僕役。便雇了有名的優伶。研究化粧。好容易薦入俱樂部中。天天與岱五見面。岱五看不出龍沙就是洛伯。洛伯見沒有破綻。非常喜歡。留心觀察。果然岱五很闊綽。後來大約海滿號所得的金錢用盡。便做起那劫奪金錢的勾當來。洛伯一想機會來了。總須當場捕到他纔好。因此屢次跟在岱五後面。無奈他非常留心。總不能當場捕獲他。不料突然出了一件事情。洛伯非改變方法不可。什麼事情呢。從前洛伯下獄之時。有一個貴族。曾贈銀

一百圓與洛伯。這貴族也是俱樂部的會員。某夜。這貴族也遇到強盜。洛伯一想。今夜非捕獲岱五不可。便跟了這貴族。走到練兵場附近。豈意岱五從側面飛也似的打來。將此人打倒。攫金逃去。洛伯趕到。可憐已經不及。洛伯見恩人被敵人所苦。不能搭救。心中實在難過。只得先設法還他金錢。向銀行中取出自己貯蓄着的金錢去還恩人。附着一封無名書信。送往恩人家裏。從此洛伯報仇之法。又不能不一變了。

第四十五章

鍾林長老停了一停。又道。裁判長閣下。洛伯本想在岱五做違法事情之時。當場把他擒住。然後扭解法庭懲治。那知岱五非常敏捷。總也來不及擒他。洛伯暗想。我既知他作惡多端。若再放他活在世上。無非害人罷了。現在不能再待。須早早將他結果。不使他再做惡事。纔是道理。然而他以前的惡事。都沒有稿

實的證據。怎能向法庭起訴呢。就是起訴。他定能辨駁得毫無罪惡。立刻釋放的。如此看來。只得自己向他要求決鬥。與他決一勝負。除此沒有他法。本來等他從俱樂部回去。儘可以在路上暗殺他。但是暗殺乃卑劣之手段。洛伯不願用的。洛伯的意思。要當着他。在他面前一一訴他的罪惡。然後決鬥。但是此法很不容易。決鬥要他自己肯答應纔行。一面龍沙是個僕役。彭克邇是個體面紳士。若向他要求決鬥。萬一他答云身分不同。難決勝負。這不是反足以辱洛伯麼。他不肯決鬥。不能強要他決鬥的。強迫決鬥。在法律上與謀殺無異。所以洛伯不願強迫。須半句說話也沒有。情情願願決鬥纔好。想了良久。方始得一妙策。舊僕龔二。洛伯一向叫他躲在森林街的某旅店中。到決鬥的辦法想定。即將龔二邀到夢得馬坡家中。說明辦法。與他商量。龔二也很贊成。於是就由龔二出面。寫一封信給岱五。說道。

啓者令岳鐵翁所遺財產。尙無適當處置之法。故欲與君商略。祈於明夜十一時。駕臨昔日洛伯所住之夢得馬坡舊屋中。呼瓊司二字爲號。卽當啓門出迎。若懼深夜危險。不妨帶一從僕。

鐵翁之舊僕龔二手奏

岱五本是個貪得無厭的惡漢。一見此信。焉有不來之理。來了之後。儘可設法向他要求決鬪。洛伯曉得明夜不是我送岱五之命。便是岱五送我之命。二者必居其一。自己早已打定死的主意。將樓上一大間。收拾乾淨。中間擺着地獄礁取來的寧兒之潛水鎧。左面擺着岱五殺父時所用之腳踏車。右面安放琳姑臨死時的牀鋪。牀鋪上載着那一冊習字簿。這些證據品。若呈到裁判所來。已經年代隔得太久。不中用了。不過岱五心中。必定還記得。可以說得是要求決鬪的好材料。這一夜。洛伯向室中各物。訴自己之苦心。如對着活人一般。

并且祈禱明夜之成功。第二日。洛伯恰巧俱樂部中不是值日。朝晨就在室內拜跪禱告。到夜間九點鐘。大風大雨交作。然而曉得岱五必來。仍舊一心默禱。十一點鐘有人叩門。龔二便秉燭問何人。外面答言瓊司開了門。岱五與亨治入內。岱五一見龔二。卽道。龔二多年不見。老得多了。虧得身體尙健。我倒還很認得你。昨夜的信。今晨纔接到。方知是爲鐵翁之遺產。鐵翁遺產。洛伯既死。完全是我的了。你到底是個正直人。特來通知我。我自當重重謝你。但是這裏不便商量。附近有什麼館子麼。龔二道。我已將樓上洒掃乾淨。專待駕臨。比下面好得多。姑且上來罷。龔二說着先走。岱五究竟是個惡漢。覺得有些可怕。便從身邊取出手鎗。笑道。我帶着一頭犬在此。此犬只消指頭一扳。所向無敵。且有忠義的亨治跟着。他這一句話。想嚇嚇龔二。龔二對亨治瞧瞧。微微一笑。

第四十六章

鍾林長老仰視判事顏面。續說道。裁判長閣下。三人上了樓。洛伯也上去。將門鎖好。使他不能逃遁。岱五到此。却有些驚嚇。向龔二道。有什麼話。早些說。此時洛伯已立在室隅。即走上兩步。凝視岱五之面。洛伯的打扮。已不是昨日的僕役裝。束與在海滿號時無異。岱五一見。顏色如土。倒退幾步。剛要舉手鎗。龔二即從後面將他手鎗搶去。岱五至此。方知真相。青白的臉。又變紅了。即喝道。你們打算騙我來謀害我麼。亨治快來助我。亨治倚在牆上。兩臂交組。身體不動。岱五已如網中之魚。向四面觀看。要想逃遁。門窗俱已深鎖。龔二又立在出入之所。即使身生雙翼。也飛不出這屋子。進退維谷。大大失望。但是非常的時候。便有非常的機變。他另換一個主意。打算好言將洛伯籠絡。然後設法免去目前危難。於是鎮靜精神。勉強含笑。很親熱的至洛伯旁邊。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我襟弟洛伯。你還生存世上。實是奇事。不知怎樣遇救的。洛伯厲聲道。你不

曉得正直之人。自有天助麼。上帝救了我。我奉着上帝之命令。特地將你招到此地來的。此時岱五精神定些。做出諂媚的聲音來。說道。什麼命令呢。洛伯道。有物要你償還。岱五道。若是金錢的事。我此刻恰巧是窮窘之時。須請暫緩。莫非是海滿號之利益均沾一事麼。不錯。那時却與你約定大家分的。後來不幸你墜落海中。以爲你已身死。所以所得利益。我與叔父伍門把他用去了。你要我償還。我自然可以償還。只好重赴黃金島去一次了。航海後我們再分罷。岱五一味躲避。洛伯聽了他那污穢之話。那裏忍耐得下。說道。我要你償還的。不是那種髒東西。你且聽着。你已經忘了麼。二十年前。有人將你我的養父鐵翁殺死。這凶手預備很周密。當時幸逃法網。然而善惡到頭總有報。不過遲些早些罷了。你看。現在凶手立在這裏。說時。指着岱五臉上。岱五大吃一驚。混身亂顫。還強作笑容。說道。洛伯。你發瘋麼。養父被殺的一夜。你我二人。不是宿在小

郡村的旅店中麼。洛伯道。此刻還要騙人麼。你看這張紙是遺囑。你盜去了葬在松林中石下的。上面尙有血跡。你瞧不見麼。洛伯拏着血染的遺囑。一步一步上去。岱五連退數步。洛伯道。你再要看證據。這裏有一輛舊腳踏車。這是你耍殺養父。特地把他練習。事後投入橋下。我去撈起來的。洛伯數他的罪。一句一句比針刺岱五的胸還痛。岱五要想回答。張着口發不出聲。洛伯又道。不但這一點。又有人將自己的妻我的姊姊養父之女梅姑。投入山陰河中。凶手幸逃法網。此刻也立在這裏。與殺養父的是同一凶手。岱五。你還記得麼。岱五發出乾枯之聲。說道。撒謊。梅姑是自殺的。你已看見過他的遺書。洛伯道。遺書是你的僞筆。你且看這是何物。說時。將習字簿送到他眼前。

第四十七章

洛伯又道。惡人岱五。因爲你害了梅姑。琳姑就此得病。後來死在這室中的。這

一張牀。乃琳姑臨死睡的。至今還有魂靈附着。你不記得麼。那時我有一個兒子。乃亡妻的紀念品。我的愛他。比愛自己還利害。剛使他長大成。不料被你誘入地獄礁的海底。割斷了性命繩死的。你這副毒如蛇蝎的心腸。以爲人家不曉得麼。我有神明來通知我。你看。那時的潛水鎧。還留在此地。洛伯拉岱五至潛水鎧前。岱五如遇寧兒鬼魂。不禁狂叫。向後退行。洛伯道。岱五。你的罪惡如此。我所愛的父姊妻子。都被你一人害死。只剩我一個人在此了。你想我怎能放你活命。我說了這許多話。你也大概已明白。無用再說了。我一息尚存。必須報此大仇。其實殺你。如殺一瘋犬。很容易的。此刻姑且與你決一勝負。這裏決鬪的器具都有。或長刀。或手鎗。請你自擇。洛伯指示所備的武器。岱五至此。恐怖已極。稍稍恢復勇氣。然後咽喉中發出顫聲來。說道。決鬪我不怕。這種地方不行。我答應你決鬪便了。他日選定場所。再來通知我。今夜好好的分別罷。

岱五一味要設法躲避。洛伯厲聲道。我要報仇。不知吃盡了多少苦。纔有今日。既有機會見面。豈肯放你逃去。限你五分鐘。快些回答。過了五分鐘。還不答應。決鬪。我便命龔二將手鎗打死你。你情願與我決鬪呢。還是願嘗龔二的彈丸。快想定了回答我。此時在後面的龔二。一聽洛伯之話。便將手鎗準備着。現在岱五實無可逃避。只有用決鬪殺洛伯的一法了。他想定主意。答道。好好。答應你決鬪。武器應當由我選定。說時。在武器中取出最長的刀。說道。用此決鬪。我的公證人是亨治。你的公證人。自然是龔二了。洛伯稱是。洛伯從了岱五。取一柄長刀。洛伯一向做船上事業。力氣雖大。却不會用刀劍。岱五相反。自幼練習長刀。他以為要殺洛伯。非用長刀不可。所以選定的。於是二人一左一右立定着。預備動手。公證人亨治龔二。看定時刻。呼一二三口號。洛伯一心靠託在神明。多年的熱心。聚在一處。只知進。不知退。早把自身危險忘掉。撲上去與岱五

爭鬪。二人戰做一團。如此長刀很不自由。互覺不便。何人先退。便何人受害。所以雙方密接不離。戰了半晌。難分勝負。後來洛伯將岱五逼至一面牆壁處。此時二人俱有數處負傷。滿身都有血跡。岱五到底平日酒色過度。刀法雖靈。精神已經不夠。起初很勇猛。現在漸見衰弱。洛伯不同。多年備嘗辛苦艱難。做慣那用力的事。所以勇氣愈用愈足。到底非岱五可比。忽然岱五一鬆。被洛伯一刀刺入胸際。頓時仰面跌倒。洛伯便跨在岱五身上。結果他性命。這是大惡人岱五之最後。

第四十八章

洛伯到底如了他多年之願。父之仇。子之仇。姊之仇。妻之仇。數重怨恨的岱五。居然殺死了。自己身上很有幾處負傷。幸虧都沒有性命之憂。於是與亨治龔二一同出此舊屋。天還未明。姑且回到龔二所住的森林街某旅店中。洛伯的

預算。本想殺死岱五後。與龔二亨治一同逃歸英國。早已籌定了。龔二寫信與故鄉河梢村的某漁師。叫他用船在蒲隆海岸迎接。不料一到明日。昨夜的傷處大痛。不能行動。如此不自由的身體。到底難往蒲隆海岸。自己一人到不要緊。萬一連忠義的龔二。信實的亨治。也捉了去。如何對得起人。只得在旅店中暫躲二三日。此時獨自想想。岱五的死骸。留在那裏。此刻必被警察發見了。不但如此。或者已誤捕其他無罪之人也。論不定。萬一如此。如何是好。命龔二設法去打聽。豈料恩人某貴族。已受嫌疑。關禁獄中。他人無緣無故。怎樣叫他代我受罪。何況是我的恩人呢。一刻也不能遲緩。即心生一計。自己再行化粧。扮做一個裁判所的小使模樣。忍痛入裁判所。盡力設法。又想龔二與亨治。萬一捉了去。如何得了。還是早把他們送往英國罷。是夜。即由巴黎出發。專向無人的小道行走。居然達到蒲隆。預備妥當。即從山路向帕丁村進發。此時在月光

下一看。那河梢村的漁舟。已泊在近旁。於是很放心。坐在石上。向龔二亨治二人說明自身難以離開的原由。命二人先歸英國。自己隨後就來。龔二道。主人你別如此說。千萬與我們一起逃去罷。留你一人在此。叫我們怎樣回英國呢。死是我們早覺悟的了。你若不去。我們也一同入獄便了。洛伯見他們不聽。卽道。你們不可如此。殺死岱五。乃爲子爲父者應盡之義務。一點也不是惡事。不過倘使將你們無罪之人。也受了殺人之嫌疑。不是我的罪更重了麼。我決不能再犯這種罪了。這帕丁附近。常有河梢村的漁船二三艘泊着的。我隨時可以回去。你們快上船罷。正在勸着。亨治覺得後面有人聲。卽道。不能躊躇了。恐怕後面警察追來咧。洛伯與龔二一聽。回頭看時。隔五六丈處。就有一二人影。向這裏趕來。洛伯乘此將二人送入海中。自己向海岸一方面逃去。此際海岸處。晚潮已來。走不多路。前途被水隔斷。後面又有警察追來。只得在崖上攀登。

過去。下面還有浪打着。行了一里光景。浪漸大。崖更險。到了一處不能進退的地方。比昔日在地獄礁還危險。并且浪漸漸的高。打將上來。不久要被捲下去了。前後既沒有道路。仰望上面。是很高的絕壁。不可攀登。他曉得有死無生。便暗暗祈禱。以待死的時刻到來。其時浪已打到腰間。性命大約不過十分鐘光景咧。忽然洛伯頭上。有小石落下來。洛伯不免借着月光。仰望絕壁。

第四十九章

洛伯向落小石的地方一瞧。方知這小石實是天助之物。只見一頭山羊。正在攀登上去。山羊既可以登。人類就沒有不可登的道理。看看他踏足處。乃樹根岩角。還可以手攀足抵。萬一一脫手。一失足。落下去便是死。此刻被浪捲去也是死。死既相同。何不把他試試。頓時發出勇氣來。一步步上去。起初左手傷痛。很不自由。後來多用了力。反不覺痛。兩手只是向堅牢的樹根攀登。足下也看

定了穩當的地方纔踏下去。手足借力之處。先將我身體之重與他的力量比較。靜着心。隨處休息蓄力。一舉一動。不敢忽略。依着山羊的足痕。升上一層。繞過一個彎。獸類實有曉得路徑的本能。他所走之處。無危險之樹根。無滑足之岩角。借着月光。看着山羊的方向。頭上一輪皓月。足下萬丈怒濤。後來到底爬到頂上了。到了頂上。橫身崖際。感謝神明之庇護。我的身體。已有警察在那裏捕捉。現在若被他們捉住。可見是無可逃遁。被他們捉到的。怎麼可以自首呢。此刻還須盡我力量。無論怎樣。須逃出警察之視線。以自由之身。回到巴黎。以自由之身去自首。他正在想着。忽聽得那路上有馬車之聲。他向那邊一看。真是天助。那馬徐徐行走。馬夫睡眠迷離。趕着空馬車過去。洛伯一想很好。卽忙立起來。趕過去。說道。給你十五圓。送我往巴黎。馬夫一聽得十五圓。立刻驚醒。答道。很好。上來罷。洛伯上了車。一看那馬。說道。此馬很遲。馬夫生氣道。你別說

笑話。一點鐘能行三十里的。只有這一匹馬了。洛伯道。一點鐘三十里。那麼到天明時可抵亞佩爾。怎麼能夠走得到。如果當真能趕到。我當與你賭二十元。東道。洛伯有意嘲弄馬夫。使他發奮。英國旅人。往往用金錢懸賞馬之速力的。所以馬夫當他是個好主顧了。說道。好極。一定如此。於是加上一鞭。其疾如風。到天明時五點鐘。居然已到亞佩爾。在此換了馬。再加他金錢。叫他七點鐘前。趕入巴黎。果然在六點半鐘。已達巴黎的入口岱尼斯關。這裏是入京的稅關。恰巧稅關上有兩個警察立着。他們見洛伯的馬車。有些奇怪。便兩面趕上來。要拖住他。洛伯即自己跳上馬車臺。從馬夫手裏奪過馬鞭來。用盡平生之力。將馬的腰間痛打。馬身上一痛。便亂跳亂躍。警察無從下手。與關吏一同追趕。那裏趕得上。到轉了一個灣。洛伯探手入懷。拏出五十元光景的紙幣銀幣來。付與馬夫。自己也不管傾跌。跳將下去。勇氣充足的時候。到底不容易受傷。雖

下地時仰面朝天跌了一交。急速爬起來。走入小路中去。警察們沒有曉得。只是向空馬車追着。洛伯先到森林街。赴龔二的旅店中。預備完畢。然後到裁判所。興奮着的精神。至此已經脫力。在判事之前。只說得一句彭克邇是我殺死的。便力盡而倒。鍾林長老說至此。又道。裁判長閣下。迭遭不幸而終至上法庭待閣下宣告之這可憐的罪人。就是洛伯。就是龍沙。我並非替他辯護。不過代他陳述罪狀。他報復五重怨讎。應當處何等樣的罪。他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待閣下的公平裁判。長老說畢。依舊坐好。滿場的人。無論是陪審官與旁聽人。無不生愛憐洛伯之心。其中且有流淚的人。判事也可憐洛伯。向他說道。方纔長老所說之話。大約都是你告他的。你此外還有什麼話麼。

第五十章

鍾林長老說完之時。洛伯悲喜交集。淚流兩頰。幾乎忘却自身在裁判官之前。

到判事向他說話。他方始定神。立起來低聲說道。裁判長閣下。長老的話。絲毫不差。根據着長老之話。任憑閣下怎樣的裁判。我一點也不恨。但是長老還有一句話沒有說。什麼話呢。長老實與我這悲慘的一生。頗有關係。他與我曾經同過甘苦。我幼時入法國學校。頗爲朋輩所苦。他一味保護我。愛憐我。當我兄弟一般的看待。他實是我的同窗。名喚耕蘭。我卒業後歸英國。不忍與他分別。強與他同赴故鄉河梢村。我合家的人。也當他如我的哥哥一般。住了許久。他便愛起梅姑來了。梅姑若能與耕蘭爲夫婦。那是我與父親都求之不得。究竟梅姑見識淺陋。後來與岱五相愛。就把耕蘭謝絕。耕蘭這種正直的人。一生只發生一次愛情。他既愛了梅姑。沒有成遂。他因着愛情甚強。失望的程度也很強。竟致拋棄一切歡樂。去做僧侶。去做救人之人了。後來我三十年間。千辛萬苦。雙方消息不通。此刻由上帝之力。使我再會。在法庭上來救我咧。裁判長閣

下。現在的鍾林長老。實是昔日的耕蘭。我洛伯的同窗。我的說話完了。洛伯說完。再行坐下。滿場的人。個個驚異他。個個愛惜他。裁判官檢察官等。都無心再問洛伯之罪。檢察官向判事說。此案宜緩日重審。旁聽的人。無不希望減輕他的罪。但是法律最重證據。鍾林長老雖道高德重。只有他的說話。沒有證據。也不能作爲事實。所以洛伯仍送入未決監。過了三星期。判事發電報往各處詢問。於是洛伯的來歷。伍門岱五的犯罪。鐵翁梅姑琳姑寧兒的殺害。都與長老之言脗合。俱有證據。又從長老打發人往英國。將龔二亨治二人叫來。於是證明洛伯之殺岱五。不是謀害。乃人情上不得已之決鬪。其情誠可憐。其罪就不必問。所以洛伯卽在三星期後釋放。（二黑奴因曾與伍門作劫奪等惡事。處刑二十年。）從此洛伯已看破世事。只求清閑度日。卡德克號上取得的金錢。還有些餘着。一齊捐助與巴黎倫敦的醫院。賣去夢得馬坡之舊屋。他已很可

度日。這舊屋去年已做了有名的某照相館了。洛伯身體既自由。便與龔二亨治二人。將鐵翁梅姑琳姑寧兒等葬在各處的骸骨掘起來。另做一個大塚。從此洛伯一身。別無可記。他與龔二。至今還住在河梢村。安樂度日。水夫亨治。已歸愛蘭。袁伯爵旅行到英國。必往河梢村訪問洛伯。敘敘舊情。嘗嘗河梢村英國第一等的牡蠣。讀者諸君。若遊歷過英國。想起牡蠣的美味。必須往河梢村去。還可以看到洛伯的狀態咧。

清宮二年記

清宮二年記

德菱女士原著

冷汰 同譯

定價五角

是記為前清駐法公使 裕庚 君之女公子 德菱女士所撰。記清室

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侍 慈禧太后 年極為慈禧所寵愛。故

凡慈禧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遊

嬉之荒縱又如宮中 禮俗之奇異 服色之奢誕 宮眷之童駭

閹宦之險毒皆為吾輩 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女士身歷目視

一一記載無遺。原書本為英文。經冷汰二君用京語 譯出。尤饒

趣味

是記為美喀爾女士所撰。女士畫像時所親見。歷述狀況。成為是書。凡四

萬字。都三十四章。紀事絢爛處曰皇帝 萬壽紀勝。曰遊觀紀

勝。曰節日紀勝。議論扼要處曰西太后之 魔力。曰宮中議會

之外交意味。曰日俄開戰時 兩宮之宵衣旰食。曰拳匪肇禍之

真因。其他紀 宮監。紀遊戲 紀花鳥狗馬妝飾飲食。凡

事皆 身經目擊。故能直道其詳。與 清宮二年記 異曲同工。

欲知清季宮闈祕事者。不可不讀此書。

美喀爾女士著 健公譯

定價三角

新 譯 教育 小說 苦兒流浪記

三册 八角

此書原著者為法國文豪愛克脫麥羅氏。譯者為吳縣包公毅先生。別署天笑生先生。文名噪海外。所有譯著。一經出版。往往不脛而走。有口皆碑。先生既譯是書。自謂其原書內容。與畏廬林先生所譯之塊肉餘生述。同工異曲。於男女學校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良多裨益。現在英德俄日。均有譯本。世界流行。可達百萬部。然則是書之價值。可以想見。况復經包先生以生花之妙筆。寫痛苦之事情。曲曲傳神。面面俱到乎。讀是書者。與其視為小說。毋寧視為文學讀本。

王一一四五號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初版

(地獄礁一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卓 杲

校訂者 洽 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州
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
上海 棋盤街 中市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三四九一

